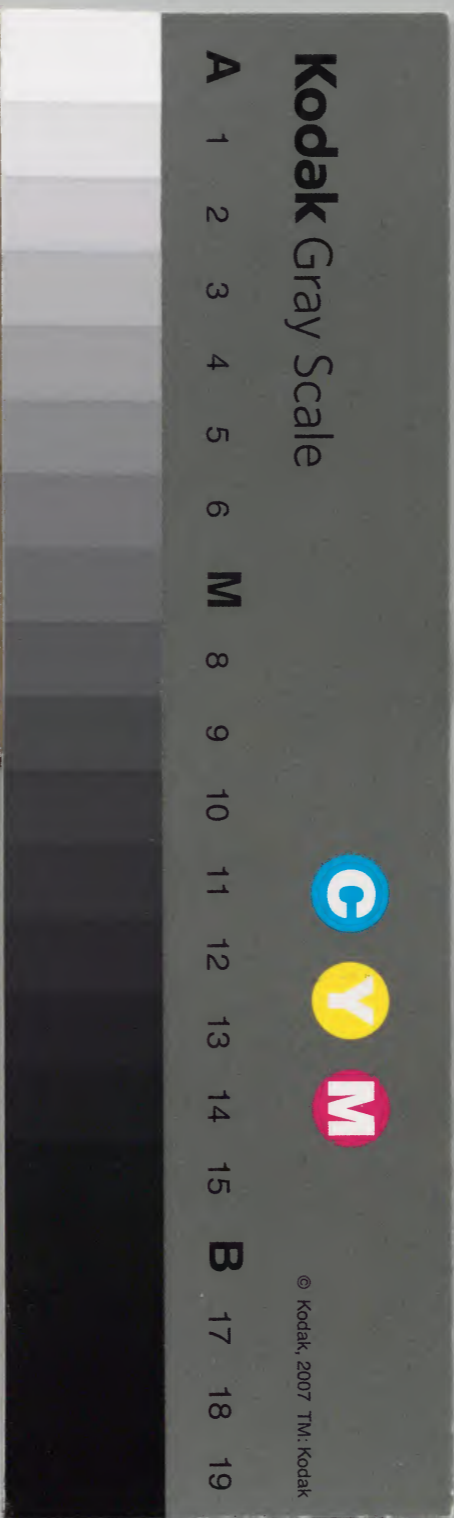


唐書

卷一百八十三之
一百八十八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36
冊數	500 (286)
函號	別 10 1



唐書卷一百八十三 畢崔劉陸鄭朱韓列傳第一百八

宋宋祁撰

淺草文庫

畢誠字存之黃門監構從孫構弟栩生凌凌生勻世失
官為鹽估勻生誠蚤孤夜然薪讀書母卹其疲奪火使
寐不肯息遂通經史工辭章性端慤不妄與人交太和
中舉進士書判拔萃連中辟忠武杜悰幕府悰領慶支
表為巡官又從辟淮南入拜侍御史李德裕始與悰同

輔政不協故出棕劍南東川節度使故吏惟誠餞訊如
平日德裕忌之出爲慈州刺史累官駕部員外郎倉部
郎中故事婁家勢人以倉駕二曹爲辱誠沛然如處美
官無異言宰相知之以職方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召
入翰林爲學士党項擾河西宣宗嘗召訪邊事誠援質
古今條破羌狀甚悉帝悅曰吾將擇能帥者孰謂頗牧
在吾禁署卿爲朕行乎誠唯唯卽拜刑部侍郎出爲邠
寧節度河西供軍安撫使誠到軍遣吏懷諭羌人皆順
向時戍兵常苦調餼乏誠募士置屯田歲收穀三十萬
斛以省度支經費詔書嘉美俄徙昭義又遷河東河東

尤近胡復脩杷頭七十烽謹候虜寇不敢入懿宗立遷
宣武節度使召爲戶部尚書判度支未幾以禮部尚書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再葺固稱疾改兵部尚書罷旋兼
平章事節度河中卒年六十二誠於吏術尤所長旣貴
所得祿奉養護宗屬之乏無間然始誠被知於宣宗嘗
許以相令狐絢忌之自邠寧凡三徙不得還誠思有以
結絢至太原求麗姝盛飾使獻絢曰太原於我無分今
以是餌將破吾族矣不受使者留於邸誠亦放之太醫
李玄伯者帝所喜以錢七十萬聘之夫婦日自進食得
其歡心乃進之帝嬖幸冠後宮玄伯又治丹劑以進帝

唐書卷一百三十一 列傳 二二
餌之疽生於背懿宗立收玄伯及孝士王岳虞紫芝等
俱誅死

崔彥昭字思文其先清河人淹貫儒術擢進士第數應
帥鎮辟奏於吏治精明所至課最累進戶部侍郎蘇河
陽節度使徙河東先是沙陀諸部多犯法彥昭撫循有
威惠三年境內大治耆老叩闕願留詔可僖宗立授兵
部侍郎諸道鹽鐵轉運使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乃判
度支初楊收路巖韋保衡皆坐朋比賄賂得罪死彥昭
秉政矯革之而彥昭協力故百職脩舉察不至苛不六
月遷門下侍郎帝因下詔暴收等過惡申勵丁寧以成

其美彥昭雖宰相退朝侍母膳與家人齒順色柔聲在
左右無違士人多其孝與王凝外昆弟也凝大中初先
顯而彥昭未仕嘗見凝凝倨不冠帶嫚言曰不若從明
經舉彥昭爲憾至是凝爲兵部侍郎母聞彥昭相敕婢
多製履襪曰王氏妹必與子皆逐吾將共行彥昭聞之
泣且拜不敢爲怨而凝竟免伶人李可及爲懿宗所寵
橫甚彥昭奏逐死嶺南累拜兼尚書右僕射以疾去位
授太子太傅卒

劉鄴字漢藩潤州句容人父三復以善文章知名少孤
母病廢三復丐藥以養李德裕爲浙西觀察使奇其文

表爲掌書記德裕三領浙西及劍南淮南未嘗不從會
昌時位宰相擢三復刑部侍郎弘文館學士鄴六七歲
能屬辭德裕憐之使與其子共師學德裕旣斥鄴無所
依去客江湖間陝號高元裕表署推官高少逸又辟鎮
國幕府咸通初擢左拾遺召爲翰林學士賜進士第歷
中書舍人遷承旨鄴傷德裕以朋黨抱誣死海上令狐
綯久當國更數赦不爲還官爵至懿宗立綯去位鄴乃
申直其寃復官爵世高其義進戶部侍郎諸道鹽鐵轉
運使以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度支僖宗嗣
位再遷尚書左僕射初韋保衡路巖與鄴同秉政爲迹
親俄而蕭倣崔彥昭得相罷鄴爲淮南節度使同平章
事黃巢方熾詔高駢代之徙節度鳳翔固辭還左僕射
帝西狩追乘輿不及與崔沆豆盧瑑匿將軍張直方家
賊捕急三人不肯臣俱見殺豆盧瑑者字希貞河南人
仕歷翰林學士戶部侍郎與崔沆皆拜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是日宣告于廷大風雷雨拔樹未幾及禍初咸通
中有治歷者工言禍福或問比宰相多不至四五謂何
答曰紫微方災然其人又將不免後楊收韋保衡路巖
盧攜劉鄴子琮瑑與沆皆不得終云

陸扆字祥文宰相贊族孫客於陝遂爲陝人光啓二年

從信宗幸山南擢進士第累進翰林學士中書舍人辰
工屬辭敏速若注射然一時書命同僚自以為不及昭
宗優遇之帝嘗作賦詔學士皆和獨辰最先就帝覽之
嘆曰貞元時陸贄吳通玄兄弟善內廷文書後無繼者
今朕得之始其舉進士時方遷幸而六月榜出至是每
甚暑它學士輒戲曰造榜天也以譏辰進非其時累為
尚書左丞封嘉興縣男徙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故事自三省得宰相有光署錢留為宴資學士院未
始有至辰送光院錢五十萬以榮近司進中書侍郎判
戶部嗣覃王以兵代鳳翔辰諫曰國步方安不宜加兵

近前必為它盜所乘無益也且親王而屬軍事必有後
害帝顧軍興責辰沮撓貶峽州刺史師果敗久之授工
部尚書從天子自華州還以兵部尚書復當國封吳郡
公天復初帝密語韓偓曰陸辰裴贄孰忠於我偓曰辰
等皆宰相安有它賜帝曰外言辰不喜我復位元日易
服奔啓夏門信不偓曰孰為陛下言此曰崔胤令狐渙
偓曰設辰如是亦不足責且陛下反正辰素不知謀忽
聞兵起欲出奔耳陛下責其不死難則可以為不喜乃
讒言也帝遂悟累兼戶部尚書帝至自鳳翔大赦天下
諸道皆賜詔獨不及李茂貞辰曰國西鳳翔為最近迹

其罪固不可赦然尚脩職貢朝廷未之絕無宜於詔書
有以異也始崔胤罷相展代之胤內怨望及是議以為
陰有黨附貶沂王傅分司東都胤死復授吏部尚書從
遷洛柳璨始附朱全忠謀去朝廷衣冠有望者貶展濮
州司戶參軍殺之白馬驛年五十九展初名允迪後改
云

鄭縻字蘊武及進士第歷監察御史擢累左司郎中困
寔甚焉補廬州刺史黃巢掠淮南縻移檄請無犯州境
巢笑為歛兵州獨完僖宗嘉之賜緋魚歲滿去贏錢千
緡藏州庫後它盜至終不犯鄭使君錢及楊行密為刺

史送都還縻王徽為御史大夫以兵部郎中表知雜事
遷給事中杜弘徽任中書舍人縻以其兄讓能輔政不
宜處禁要上還制書不報輒移病去召為右散騎常侍
往往條摘失政衆謹傳之宰相怒改國子祭酒議者不
直復還常侍大順後王政微縻每以詩謠託諷中人有
誦之天子前者昭宗意其有所蘊未盡因有司上班簿
遂署其側曰可禮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縻本善
詩其語多俳諧故使落調世共號鄭五歌後體至是省
史友其家上謁縻笑曰諸君誤矣人皆不識字宰相亦
不及我史言不妄俄聞制詔下歎曰萬一然笑殺天下

人既視事宗戚詣慶搔首曰歇後鄭五作宰相事可知矣固讓不聽立朝侃然無復故態自以不爲人所瞻望纔三月以疾乞骸拜太子少保致仕卒

朱朴襄州襄陽人以三史舉繇荆門令進京兆府司錄參軍改著作郎乾寧初太府少卿李元實欲取中外九品以上官兩月俸助軍興朴上疏執不可而止擢國子毛詩博士上書言當世事議遷都曰古王者不常厥居皆觀天地興衰隨時制事關中隋家所都我實因之凡三百歲文物資貨奢侈僭偽皆極焉廣明巨盜陷覆宮闕局署帑藏里閤井肆所存十二比幸石門華陰十二

之中又七八九高祖太宗之制蕩然矣夫襄鄧之西夷漫數百里其東漢輿鳳林爲之關南荆潭環屈而流屬於漢西有上洛重山之險北有白崖聯絡乃形勝之地沃衍之墟若廣浚漕渠運天下之財可使大集自古中興之君去已衰之衰就末王而王今南陽漢光武雖起而未王也臣視山河壯麗處多故都已盛而衰難可與已江南土薄水淺人心囂浮輕巧不可以都河北土厚水深人心彊復狠戾不可以都惟襄鄧實惟中原人質良去秦咫尺而有上洛爲之限永無夷狄侵軼之虞此建都之極選也不報朴爲人木彊無它能方是時天

子失政思用特起士任之以中興而朴所善方士許巖
士得幸出入禁中言朴有經濟才又水部郎中何迎亦
表其賢帝召與語擢左諫議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以素無聞人大驚俄判戶部進中書侍郎帝益治兵
所處可一委朴朴移檄四方令近者出甲士資饋饗遠
者以羨餘上後數月巖士爲韓建所殺朴罷爲祕書監
三貶郴州司戶參軍卒與朴皆相者

孫偓字龍光父景商爲天平軍節度使偓第進士歷顯
官以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門下爲鳳翔四
面行營都統俄兼禮部尚書行營節度諸軍都統招討
處置等使始家第堂柱生槐枝朞而茂旣而偓秉政封
樂安縣侯與朴皆貶衡州司馬卒偓性通簡不矯飾嘗
曰士苟有行不必以已長形彼短已清彰彼濁每對客
奴童相詆曳仆諸前不之責曰若持恚心卽自撓矣兄
儲歷天雄節度使終兵部尚書

韓偓字致光京兆萬年人擢進士第佐河中幕府召拜
左拾遺以疾解後遷累左諫議大夫宰相崔胤判度支
表以自副王溥薦爲翰林學士遷中書舍人偓嘗與胤
定策誅劉季述昭宗反正爲功臣帝疾宦人驕橫欲盡
去之偓曰陛下誅季述時餘皆赦不問今又誅之誰不

懼死含垢隱忍須後可也天子威柄今散在方面若上下同心攝領權綱猶冀天下可治宦人忠厚可任者儼以恩倖使自翦其黨蔑有不濟今食度支者乃八千人公私牽屬不減二萬雖誅六七巨魁未見有益適固其逾心耳帝前膝曰此一事終始屬卿中書舍人令狐渙任機巧帝嘗欲以當國俄又悔曰渙作宰相或誤國朕當先用卿辭曰渙再世宰相練故事陛下業已許之若許渙可改許臣獨不可移乎帝曰我未嘗面命亦何憚偃因薦御史大夫趙崇勁正雅重可以準繩中外帝知偃崇門生也嘆其能讓初李繼昭等以功皆進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時謂三使相後稍稍更附韓全誨周敬容皆忌胤胤聞召鳳翔李茂貞入朝使留族子繼筠宿衛偃聞以爲不可胤不納偃又語令狐渙渙曰吾屬不惜宰相邪無衛軍則爲闖豎所圖矣渥曰不然無兵則家與國安有兵則家與國不可保胤聞憂未知所出李彥弼見帝倨甚帝不平偃請逐之赦其黨許自新則狂謀自破帝不用彥弼諸偃及渙漏禁省語不可與圖政帝怒曰卿有官屬日夕議事柰何不欲我見學士邪繼昭等飲殿中自如帝怒偃曰三使相有功不如厚與金帛官爵母使豫政事今宰相不得顛決事繼昭輩所奏必

聽它日遽改則人人生怨初以衛兵檢中人令救使衛
兵爲一臣竊寒心願詔茂貞還其衛軍不然兩鎮兵關
闕下朝廷危矣及胤召朱全忠討全誨汴兵將至偓勸
胤督茂貞還衛卒又勸表暴內臣罪因誅全誨等若茂
貞不如詔卽許全忠入朝未及用而全誨等已劫帝西
幸偓夜追及鄆見帝慟哭至鳳翔遷兵部侍郎進承旨
宰相韋貽範母喪詔還位偓當草制上言貽範處喪未
數月遽使視事傷孝子心今中書事一相可辦陛下誠
惜貽範才俟變緣而召可也何必使出義冠廟堂入泣
血柩側毀瘠則廢務勤恪則忘哀此非人情可處也

士使馬從皓逼偓求草偓曰腕可斷麻不可草從皓曰
君求死耶偓曰吾職內署可默默乎明日百官至而麻
不出宦侍合謀茂貞入見帝曰命宰相而學士不草麻
非反邪艷然出姚洎聞曰使我當直亦繼以死旣而帝
畏茂貞卒詔貽範還相洎代草麻自是宦黨怒偓甚從
皓讓偓曰南司輕北司甚君乃崔胤王溥所薦今日北
司雖殺之可也兩軍樞密以君周歲無奉入吾等議救
接君知之乎偓不敢對茂貞疑帝間出依全忠以兵衛
行在帝行武德殿前因至尚食局會學士獨在宮人招
偓偓至再拜哭曰崔胤甚健全忠軍必濟帝喜偓曰願

陛下還宮無爲人知帝賜以麪豆而去全誨誅宮人多
坐死帝欲盡去餘黨偃曰禮人臣無將將必誅宮婢負
恩不可赦然不三十年不能成人盡誅則傷仁願去尤
者自內安外以靜羣心帝曰善崔胤請以輝王爲元帥
帝問偃它日累吾兒否偃曰陛下在東內時天陰雲王
聞烏聲曰上與后幽困烏雀聲亦悲陛下聞之惻然有
是吾帝曰然是兒天生忠孝與人異意遂決偃議附胤
類如此帝反正勵精政事偃處可機密率與帝意合欲
相者三四讓不敢當蘇檢復引同輔政遂固辭初偃侍
宴與京兆鄭元規威遠使陳班並席辭曰學士不與外

班接主席者固請乃坐旣元規班至終絕席全忠胤臨
陛宣事坐者皆去席偃不動曰侍宴無輒立二公將以
我爲知禮全忠怒偃薄已悻然出有譖偃喜侵侮有位
胤亦與偃貳會逐王溥陸扈帝以王贊趙崇爲相胤執
贊崇非宰相器帝不得已而罷贊崇皆偃所薦爲相者
全忠見帝斥偃罪帝數顧胤胤不爲解全忠至中書欲
召偃殺之鄭元規曰偃位侍郎學士承旨公無遽全忠
乃止貶濮州司馬帝執其手流涕曰我左右無人矣再
貶榮懿尉徙鄧州司馬天祐二年復召爲學士還故官
偃不敢入朝挈其族南依王審知而卒兄儀字羽光亦

以翰林學士為御史中丞僇貶之明年帝宴文思秘場
全忠入百官坐廡下全忠怒貶儀棣州司馬侍御史歸
謁登州司戶參軍

贊曰懿信以來王道日失厥序腐尹塞朝賢人遁逃四
方豪英各附所合而奮天子塊然所與者惟佞復庸奴
乃欲鄣橫流支已顛寧不殆哉觀縻朴輩不次而用捍
豚膺拒豕牙趣亡而已一韓僇不能容况賢者乎

唐書卷一百八十三終

唐書卷一百八十四

馬楊路盧列傳第一百九

宋宋祁

馬植字存之鳳州刺史勛子也第進士又擢制策科補
校書郎繇壽州團練副使三遷饒州刺史開成初為安
南都護精文事以文雅絢飾其政清淨不煩洞夷便安
羈縻諸首領皆來納款遣子弟詣府請賦租約束植奏
以武陸縣為陸州即東首領為刺史既而州部廢池珠

復生以政最檢校左散騎常侍徙黔中觀察使會昌中
召拜光祿卿遷大理植自以譽望在當時諸公右久補
外還朝不得要官爲宰相李德裕所抑內怨望宣宗嗣
位白敏中當國凡德裕所不善悉不次用之故植以刑
部侍郎領諸道鹽鐵轉運使遷戶部俄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進中書侍郎初左軍中尉馬元贇最爲帝寵信賜
通天犀帶而植素與元贇善至通昭穆元贇以賜帶遺
之它日對便殿帝識其帶以詰植植震恐具言狀於是
罷爲天平軍節度使旣行詔捕親吏下御史獄盡得交
私狀貶常州刺史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起爲忠武宣

武節度使卒初植兼集賢殿大學士校理楊收道與三
院御史遇不肯避朝長馮緘錄其騶僕辱之植怒奏言
開元中麗正殿賜酒大學士張說以下十八人不知先
舉者說以學士德行相先遂同舉酒今緘辱收與大學
士等請斥之中丞令狐綯援故事論收宣宗釋不問因
著令三館學士不避行臺自植始臺制三院還臺以一
人爲朝長云

楊收字藏之自言隋越國公素之裔世居馮翊父遺直
德宗時以上書闕下仕爲濠州錄事參軍客死姑蘇收
七歲而孤處喪若成人母長孫親授經十三通大義善

屬文所賦輒就吳人號神童里人多造門觀賦詩至壓
敗其藩收嘲之曰爾非羸角者奚用觸吾藩切當率類
此及壯長六尺二寸廣頰深頤疏眉目寡言笑博學彊
記至它藝無不通解貧甚以母奉浮屠法自幼不食肉
約曰爾得進士第乃可食泮陽耕得古鐘高尺餘收扣
之曰此姑洗角也既副拭有刻在兩欒果然嘗言琴通
黃鐘姑洗無射三均側出諸調出羅鳥附灌木然時有
安沈者世稱善琴且知音收問五絃外其二云何沈曰
世謂周文武二王所加者收曰能爲文王操乎沈卽以
黃鐘爲宮而奏之以少商應大絃收曰止知子之言少

商武絃也且文世安得武聲乎沈大驚因問樂意收曰
樂亡久矣上古祀天地宗廟皆不用商周人歌大呂舞
雲門以祀天神歌大簇舞咸池以祀地祇大呂黃鐘之
合陽聲之首而雲門黃帝樂也咸池堯樂也不敢用黃
鐘而以太簇次之然則祭天者圓鐘爲宮黃鐘爲角太
簇爲徵姑洗爲羽祭地者函鐘爲宮太簇爲角姑洗爲
徵南呂爲羽訖不用商及二少蓋商聲剛而二少聲下
所以取其正裁其繁也漢祭天則用商而宗廟不用謂
鬼神畏商之剛西京諸儒惑圓鐘函鐘之說故其自受
命郊祀宗廟樂唯用黃鐘一均章帝時太常丞鮑業始

旋十二宮夫旋宮以七聲爲均均言韻也古無韻字猶
言一韻聲也始以某律爲宮某律爲商某律爲角某律
爲徵某律爲羽某律少宮某律少徵亦曰變曰比一均
成則五聲爲之節族此旋宮也乃取律次之以示沈沈
時七十餘以爲未始聞而收未冠也以兄假未仕不肯
舉進士既假褫褐乃入京師明年擢進士杜棕表署淮
南推官棕領度支又節度劔南東西川輒隨府三遷宰
相馬植表爲渭南尉集賢校理議補監察御史收又以
假方外遷誼不可先固辭植嗟美爲止復爲棕節度府
判官蜀有可縣直雋州西南地寬平多水泉可灌秔稻
或謂棕計與屯田省轉饋以飽邊士棕將從之收曰田
可致兵不可得且地當蠻衝本非中國今輟西南屯士
往耕則姚嵩兵少賊得乘間若調兵捍賊則民疲士怨
假令大穰蠻得長驅是資賊糧豈國計耶乃止始周墀
罷宰相節度東川表其弟嚴掌書記俄而墀卒棕辟爲
觀察府判官兄弟並在幕府未幾假自浙西判官擢監
察御史而收亦自西川遷兄弟同臺世榮其友以詳禮
學改太常博士而嚴亦自揚州召爲監察御史收因建
言漢制總羣官而聽曰省分務而專治曰寺太常分務
專治者也所以藏天子之旂常今旂常因車飾隸太僕

非是未及行以母喪免服除從淮南崔鉉府爲支使還
拜侍御史夏侯孜以宰相領度支引判度支按遷長安
令懿宗時擢累中書舍人翰林學士承旨以中書侍郎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始南蠻自大中以來火邕州掠交
趾調華人往屯涉氛瘴死者十七戰無功蠻勢益張收
議豫章募士三萬置鎮南軍以拒蠻悉教蹋張戰必注
滿蠻不能支又峙食汎舟餉南海天子嘉其功進尚書
右僕射封晉陽縣男旣益貴稍自盛滿爲夸侈門吏童
客倚爲姦中尉楊玄价得君而收與之厚收之相玄价
實左右之乃招四方賕餉數千誘收不能從玄价以負

已大恚陰加毀短知政凡五年罷爲宣歙觀察使不敢
當兩使稟料但受刺史俸留公藏錢七百萬韋保衡又
劾收前用嚴譔爲江西節度使受謝百萬及它隱盜明
年貶端州司馬吏具大舟以須收不從曰方謫去可乎
以二小舸趨官又明年流驩州俄詔內養追賜死收得
詔謝曰輔政無狀固宜死今獨一弟嚴以奉先人之祀
使者能假須臾使秉筆乎使者從之收自作書謝天子
丐弟嚴死奉先臣後以書授使者卽仰鴆死帝見書惻
然乃宥嚴坐收流死者十一人後三年詔追雪其事復
官爵子鉅鱗鉅乾寧初爲翰林學士從入洛終散騎常

侍鱗至戶部尚書收兄發字至之登進士又中拔萃累
官左司郎中宣宗追加順憲二宗尊號有司議改造廟
主署新謚詔百官議發與都官郎中盧搏以爲改作主
求古無文執不可知禮者避之改太常少卿爲蘇州刺
史治以恭長慈幼爲先徙福建觀察使又以能政聞朝
廷意有治劇才拜嶺南節度使承前寬弛發操下剛嚴
軍遂怨起爲亂囚傳舍貶婺州刺史假字仁之仕終常
州刺史收與昆弟護喪葬偃師會者千人嚴字凜之舉
進士時王起選士三十人而楊知至竇緘源重鄭朴及
嚴五人皆世胄起以聞詔獨收嚴累遷至工部侍郎翰

林學士收知政請補外拜浙東觀察使收貶嚴亦斥爲
邵州刺史徙吉王傳乾符中以兵部侍郎判度支辛子
涉注涉昭宗時仕至吏部侍郎哀帝時進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爲人端重有禮法方賊臣陵慢王室殲蕩賢人
多罹患涉受命與家人泣語其子凝式曰世道方極吾
嬰網羅不能去將重不幸禍且累汝然以謙靖終免于
禍注爲翰林學士涉已相辭內職爲戶部侍郎
路巖字魯瞻魏州冠氏人父羣字正夫通經術善屬文
性志純潔親歿終身不肉食累官中書舍人翰林學士
承旨文宗優遇之居循循謙飭若不在勢位者所與交

雖褐衣之賤待以禮始終一節嚴幼惠敏過人及進士
第父時故人在方鎮者交辟之乂乃答懿宗咸通初自
屯田員外郎入翰林爲學士以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年三十六居位八歲進至尚書左僕射於是王
政秕僻宰相得用事嚴顧天子荒闇且以政委已乃通
賂遺奢肆不法俄與韋保衡同當國二人勢動天下時
目其黨爲牛頭阿旁言如鬼陰惡可畏也旣權侔則爭
故與保衡還相惡俄罷嚴爲劔南西川節度使承蠻盜
邊後嚴力拊循置定邊軍於邛州扼大度治故關取壇
丁子弟教擊刺使補屯籍由是西山八國來朝以勞遷

兼中書令封魏國公始爲相時委事親吏邊咸會至
令陳蟠叟奏書願請問言財利帝召見則曰臣願破邊
咸家可佐軍與帝問咸何人對曰宰相嚴親吏也帝怒
并蟠叟自是人無敢言咸乃與郭籌者相依倚爲姦嚴
不甚制軍中惟邊將軍郭司馬爾安給與以結士心嘗
閱武都場咸籌蒞之其議事以書相示則焚之軍中驚
以有異圖恟恟遂聞京師嚴坐是徙荆南節度使道貶
新州刺史至江陵免官流儋州籍入其家嚴體貌偉麗
美須髯至江陵兩昔皆白捕誅咸籌等嚴至新州詔賜
死別取猴上有司或言嚴嘗密請三品以上得罪誅殛

剔取喉驗其已死俄而自及保衡者京兆人字蘊用父
愨宣宗時終武昌軍節度使保衡咸通中以右拾遺尚
同昌公主遷起居郎駙馬都尉主郭淑妃所生懿宗所
愛而妃有寵故恩禮最異悉宮中珍玩資予之俄歷翰
林學士承旨以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自尚主
至是裁再暮又進門下侍郎尚書右僕射性浮淺既恃
恩據權以嫌愛自肆所悅卽擢不悅擠之保衡舉進士
王鐸第于籍蕭遘與同升以嘗薄于已皆見斥逐楊收
傾路巖人益畏之主薨而寵遇不衰僖宗立進司徒俄
爲怨不白發陰罪貶賀州刺史再貶澄邁令遂賜死弟

保又自兵部侍郎貶賓州司戶參軍而劉瞻等坐主薨
見貶者借復起

盧攜字子升其先本范陽世居鄭擢進士第被辟浙東
府入朝爲右拾遺歷臺省累進戶部侍郎翰林學士承
旨乾符五年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俄拜中書侍郎刑
部尚書弘文館大學士攜姿陋而語不正與鄭畋俱李
勣甥同位宰相然所處議多駁初王仙芝起河南攜表
宋威齊克讓曾衮皆善將爲招討使及威殺尚君長賊
熾結益不制乃以王鐸鎮荆南爲諸道都統攜不悅是
時黃巢已破廣州勢張甚表求天平節度使詔宰相百

官議攜素厚高駢屬令立功乃固不可巢請又欲激巢使戰而敗鐸因授率府率又徇駢與南詔和親與畋爭相恨言繇是罷爲太子賓客分司東都俄爲兵部尚書會駢將張璘破賊帝復召攜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及鐸失守以駢代之卽按關東諸將爲鐸畋所任者悉易置內倚田令孜而外寄戎政於駢與奪惟所愛惡後病風足蹇神智瞋塞事多決於親吏楊溫李脩賄賂顯行及巢破淮南璘戰死忠武兵亂天下危懼人皆咎攜始下詔以巢爲天平節度使詔下賊已破潼關明日以太子賓客罷分司東都是夜仰藥死巢入京師斲棺磔尸於長安市子晏天祐初爲河南尉柳璨殺之贊曰盧攜之敗王鐸私高駢賊遂卷成鎬而西易若舉毛可謂朝無人焉唐將亡攜爲之鷓臬宜天之假手於賊而磔其枯齒也

唐書卷一百八十五

鄭二王君張列傳第一

宋宋

鄭畋字台文系出滎陽父亞字子佐爽邁有文學進士
賢良方正書判拔萃三中其科李德裕為翰林學士高
其才及守浙西辟署幕府擢監察御史李回任中丞薦
為刑部郎中知雜事拜給事中德裕罷宰相出為桂管
觀察使坐吳湘獄不能直寃貶循州刺史死於官畋舉

進士時年甚少，有司上第籍。武宗疑索所試，自省乃可。奏爲宣武推官，以書判拔萃，擢渭南尉。父喪，免。宣宗時，白敏中令狐綯繼當國，皆怨德裕。其賓客並廢，斥故。敏中不調，幾十年外，更帥鎮幕府，綯去位，始爲虞部員外郎。右丞鄭薰誣敏中罪，不可任郎官，出之。又乃入爲刑部員外郎。劉瞻爲宰相，薦授戶部郎中，入翰林爲學士。俄知制誥，會計徐州賊龐勛書詔紛委，敏中思不淹畧，成文。然無不切機要，當時推之勛平。以戶部侍郎進學士，承旨瞻以諫，迺懿宗賜罷敏中草制書多，裏言韋保衡等怨之，以爲附下罔上，貶梧州刺史。僖宗立，內徙郴絳二州。以右散騎常侍召還，故事兩省轉對，延英獨常侍不與。敏建言宜備顧問，詔可。遂著於令，以兵部侍郎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故時宰相駙叅聯數坊呵止行人，敏中敕導者止百步，禁百官僕史不得擅至宰相府，交廣邕南兵舊取嶺北五道米往餉之，船多敗沒，敏中請以嶺南鹽鐵委廣州節度使韋荷，歲煮海取鹽，直四十萬緡，市虔吉米以贍安南，罷荆洪等漕役，軍食遂饒。後以王師南，爲嶺南供軍副使，師甫請兼總兵，而歲加獻錢二十萬緡。敏中曰：荷且有功，而師甫以利啖朝廷，謀奪其兵，不可罷之。再遷門下侍郎，封滎陽郡侯。以星變求去位，不許。

乾符六年黃巢勢寢盛據安南騰書求天平節度使帝
令群臣議咸請假節以紓難畋欲因授嶺南節度使而
盧攜方倚高駢使立功乃曰駢才略無雙淮南天下勁
兵又諸道之師方至最爾賊奈何捨之令四方解體邪
畋曰不然巢之亂本於饑其衆以利合故能興江淮根
蔓天下國家文平士忘戰所在閉壘不敢出如以恩釋
罪使及歲豐其下思歸衆一離巢卽机上肉耳法謂不
戰而屈人兵也今不伐以謀而怖以兵恐天下憂未艾
也僕射于琮言南海以寶產富天下如與賊國藏竭矣
天子內亦屬駢乃然攜議畋曰安危屬吾等而公何准
南用兵吾不知所稅駕會駢奏南蠻方疆請如西戎以
公主下嫁攜又議從之畋以爲損國威靈不可卽抗論
至相詬嫚攜怒拂衣去裾屨於硯因抵之帝以大臣爭
口語無以示百官乃俱罷以畋爲太子賓客分司東都
俄召拜吏部尚書明年爲鳳翔隴西節度使募銳兵五
百號疾雷將境中盜不敢發發輒得會巢陷東都遣兵
戍京師以家財勞行妻自縊戎衣給戰士帝出梁洋畋
上謁斜谷泣曰將相俟國臣請死以懲無狀帝勞遣之
且曰公謹扼賊衝無令得西向畋曰方艱虞時事有機
急不可中覆請便宜從事臣當以死報國帝曰科社稷

無不可敗還蒐士卒繕器械濟城隍使於梁者道相屬
俄而賊使至諸將皆欲附賊敗開諭不可卽悉出金帛
請得就身去復不聽而使以僞赦令示軍中乃去明日
詔使至敗召監軍袁敬柔以逆順曉諸將乃聽命刺血
以盟敗遣子凝績從帝有詔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賊
將又至敗斬于軍餘黨數百人皆捕誅之遷檢校尚書
右僕射西面行營都統軍中承制除拜乃以前靈武節
度使唐弘夫爲行軍司馬中和元年賊將王璠率衆三
萬來攻敗使弘夫設伏以待璠內輕敗儒柔縱步騎鼓
而前敗以銳卒數千當賊疏陣而多旗幟乘高伐鼓賊
不測衆寡陣未整伏發衆皆聳日暮軍四合鏖戰龍尾
坡殺賊二萬級積尸數十里多獲鎧仗璠遁去禽璠子
斬之威動京師時諸鎮兵在寰內尚數萬無所歸敗招
來之厚加慰結乃與涇原程宗楚秦州仇公遇鄜延李
孝恭夏州拓拔思恭約盟傳檄天下時王命不出劔門
四方謂王室微不能復興及敗檄至遠近咸聳各治兵
思立功奔問行在巢大懼不敢西謀當此時微敗天子
幾殆帝聞捷曰朕知敗不盡儒者之勇乃爾弘夫取咸
陽以桴濟兵渭水賊伏甲僞走弘夫與宗楚乘勝入都
門爲賊所覆敗數勅無輕進二人不聽果敗以鄜夏兵

屯東渭橋再進司空兼門下侍郎京城四面行營都統
賜御袍犀帶拜而不賀行軍司馬李昌言者屯興平遣
麾下求爲南面都統輒引兵趨府政不意見襲登城好
語曰吾方入朝公能戢兵愛人爲國滅賊乎能則守此
矣遂委軍去昌言自爲留後衛政出境旣半道內慙負
卽辭疾詔授太子少傅分司東都便醫於興元明年召
至行在以王鐸將兵復拜政司空門下侍郎平章事軍
務一以咨決興州戍將孫鄴坐賊抵死政奏言方關輔
失守鄴護襄斜有功請免死陳秋兒保嵯峨山拒賊農
不勝請以檢校散騎常侍兼奉天軍制皆可舊制使
府校書郎以上滿三歲遷監察御史裏行至大夫常侍
滿三十月遷雖節度兼宰相亦不敢越自軍興有歲內
數遷者政以爲不可請行營節度繇裏行至大夫許滿
二十月遷校書郎以上滿二歲乃奏非軍興者如故事
從之時田令孜恃權有所干請政不應陳敬瑄欲以官
品居宰相上政曰外宰相安得論品乎卒不肯處其下
令敬瑄內常銜之賊平帝將還而李昌言自以襲政
而奪之鎮今政當國內不喜故三人相結而遺客上政
過咎帝得其情不許政乃引疾去位入見帝曰乘輿東
還繇大散關幸鳳翔供張頓峙一委昌言乃可安臣若

以宰相從彼且猜阻非所以靖反側也請以散官養疾
或羣臣有疑願出臣章示之使知天子於臣無纖芥者
帝以其誠乃授檢校司徒太子太保罷政事以凝績為
壁州刺史留養徙龍州卒年六十三贈太尉後帝思畋
忠力又贈太傅凝績數歲亦卒始李茂貞以博野裨將
戍奉天畋召隸麾下委以游邏厚禮之茂貞感其飾擢
及畋還葬鄭表為請謚曰文昭天復初與李思恭配饗
僖宗廟廷又贈宗楚弘夫官畋為人仁慈姿采如峙玉
凡與布衣交至貴無少易鄭毅者薰子也方畋秉政擢
為給事中至侍郎其損怨類如此巢之難先諸軍破賊

雖功不終而還相天子坐籌帷幄終能復國云

王鐸字昭範宰相播昆弟子也會昌初擢進士第累遷
右補闕集賢殿直學士白敏中辟署西川幕府咸通後
仕竇顯歷中書舍人禮部侍郎所取多才實士為世稱
挹拜御史中丞以戶部侍郎判度支十二年錄禮部尚
書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加門下侍郎尚書左僕射超
拜司徒韋保衡緣恩侍輔政始由鐸得進士故謹事之
雖竊政權將大斥不附者病鐸持其事不得肆搢紳賴
焉鐸亦上疏祈解乃以檢校左僕射出為宣武節度使
僖宗初以左僕射召始鐸當國練制度智慮周密時論

推允會河南盜起天下政鐸入輔又鄭畋數言其賢復拜門下侍郎平章事乾符六年賊破江陵宋威無功諸將觀望不進天下大震朝廷議置統帥鐸因請自率諸將督羣盜帝卽以鐸爲侍中荆南節度使諸道行營都統封晉國公綏納流冗益募軍完器鎧武備張設李係者西平王晟諸孫敏辯善言兵然中無有鐸信之舉爲將分精兵使守湖南俄而賊捨廣州鼓而北係望風未戰輒潰鐸退營襄陽於是以高駢代之貶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未幾召拜太子少師從天子入蜀拜司徒門下侍郎平章事加侍中復以太子太保平章事是時誅討

大計悉屬駢駢內幸多難數僊寒而外逗撓鐸感慨王室每人對必噫嗚流涕固請行時中和二年也乃以檢校司徒中書令爲義成節度使諸道行營都統判延資戶部租庸等使於是表崔安潛自副鄭昌圖裴贄裴樞王搏等在幕府以周岌王重榮諸葛爽康實安師儒時溥六節度爲將佐而中尉西門思恭爲監軍率衛兵洎梁蜀師三萬壁壘屋移檄天下先是諸將雖環賊莫肯先及鐸檄至號令殷然士氣皆起爭欲破賊故巢戰數感宦人田令孜策賊必破欲使功出于已乃構鐸於帝罷爲檢校司徒以義成節度還屯鐸功危就而讒見奪

然卒因其勢困賊後數月復京師策勲居關東諸鎮第一四年徙義昌節度使鐸世貴出入裘馬鮮明妾侍且衆過魏樂彥禎子從訓心利之李山甫者數舉進士被黜依魏幕府內樂禍且怨中朝大臣導從訓以詭謀使伏兵高雞泊劫之鐸及家屬吏佐三百餘人皆遇害朝廷微弱不能治其冤天下痛之弟鐸累官汝州刺史乾符中王仙芝來攻鐸拒之自督勇士與別將董漢勲守南北門城陷漢勲力戰死鐸貶韶州司馬終太子賓客王徽字昭文京兆人第進士授校書郎沈詢判度支徐商領鹽鐵皆辟署使府始宣宗詔宰相選可尚主者或以徽聞徽本澹聲利聞不喜往見宰相劉瑑曰徽年過四十又多病不應在選瑑爲言乃罷從令狐綯署宣武淮南掌書記召授右拾遺書二十餘上言無回忌公議浩然歸重徐商罷政事守江陵心欲表徽在幕府恐其不樂外忍不言徽自往曰公知徽安得不從商大喜表爲殿中侍御史署節度府判官御史中丞高湜薦知雜事進考功員外郎故事考簿以朱注上下爲殿最歲久易漫吏輒竄易爲姦徽始用墨遂絕妄欺擢翰林學士廣明元年盧攜罷宰相以徽爲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日黃巢入關僖宗西狩肩夜出徽與崔沆豆

盧瑑僕射于琮詰朝乃知追帝不及墮崖樾間爲賊所執迫還將汙以官徽陽瘖不答以刃環脅卒不動賊令歸第使醫護視久之守者懈乃奔河中裂繅書章遣人間走蜀詔拜兵部尚書京城四面宣慰催陣使昭義高潯與賊戰石橋敗績其將劉廣擅還據潞州別將孟方立殺廣因取邢洺磁三州貳于已昭義所隸唯澤一州帝以兵部侍郎鄭昌圖權守潞士心多附方立昌圖不能制朝議以大臣鎮撫卽授徽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領昭義節度使是時李克用亦爭澤潞徽高朝廷力未能以兵抗之奉表固辭詔可更爲諸道

租庸供軍使因說行營都監楊復光請赦沙陀罪令赴難其夏沙陀會諸軍遂平京師徽助爲多遷右僕射大亂之後宮觀焚殘園陵皆發掘鞠爲丘莽乘輿未有東意詔徽克大明宮留守京畿安撫制置脩奉使徽外調其食內撫綏流亡踰年稍稍完聚興復殿寢裁制有宜卽奉表請帝東還又進檢校司空御史大夫仍權京兆尹宦要家爭遣人治第侵冒齊民訟訴滿前徽不屈勢倖一平以法錄是爲帝左右所憎以其黨薛杞爲少尹輕其權杞方居喪徽奏止不使到府衆忿共譖罷徽令赴行在俄授太子少師徽遂移疾河中滿百日免帝還

京師復申前授稱疾不任奉謁宰相疾其怨望貶集州
刺史會帝避沙陀出次寶雞帝念徽無罪拜吏部尚書
封琅邪郡侯未行而嗣襄王煜作亂帝進次漢中煜逼
召徽以厓廢自言及煜僭號迫羣臣作誓牒徽託手弱
卒不肯署煜平帝至鳳翔召徽爲御史大夫固辭足痺
復拜太子少師昭宗立見便殿進對諄洽帝顧宰相曰
徽神氣尚彊可用乃復授吏部尚書是時銓選失序吏
肆爲姦補調重復不可檢徽爲手籍一驗實之遂無姦
滯遣右僕射大順元年卒贈司空諡曰貞譜言其先本
魏諸公子秦滅魏至漢徙關中霸陵以其故王家爲王

氏十世祖熊仕周爲同州刺史死葬咸陽鳳政原子孫
因家杜陵曾祖擇從昆第四人曰易從朋從言從皆擢
進士第至鳳閣舍人者三人故號鳳閣王氏自是訖大
中時登進士者十八人位臺省牧守者三十餘人徽有
雅望拜宰相一日而京師亂故其設施無可道者

韋昭度字正紀京兆人擢進士第踐歷華近累遷中書
舍人僖宗西狩以兵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從未幾進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還京授司空再狩山南還次鳳翔
李昌符亂興倉卒昭度質家族於禁軍誓共討賊士感
動乃平昌符遷太保兼侍中昭宗卽位守中書令封岐

國公閬州刺史王建攻陳敬瑄於成都以昭度爲西川節度使敬瑄不內詔東川顧彥朗與建合兵以討拜昭度兼行營招撫使乃建幢節行城下諭其衆曰毋久閉壘敬瑄遣人詈曰鐵券先帝所命若何違之淹半歲始拔漢州建紿昭度曰公暴師遠出事蠻夷地方山東兵連禍結朝廷不能治腹心疾也宜亟還定之敬瑄小醜當責建等可辦昭度信之請還未半道建以重兵守劔門急攻成都囚敬瑄自稱留後罷昭度爲東都留守杜讓能既被害以司徒門下侍郎復爲平章事進太傅王行瑜求爲尚書令昭度建言太宗由是卽位後人臣無復拜者郭子儀有大功嘗授之國辭免況行瑜乎乃更號尚父行瑜怨會用李璣輔政而崔昭緯密語行瑜曰前公已爲尚書令昭度持不可今又引璣叶力此姦人務立黨與惑上聽恐事復有如杜太尉時行瑜乃與李茂貞數上書譏詆朝政昭度懼稱疾罷爲太傅致仕行瑜茂貞韓建聯兵至關下言昭度伐蜀失謀請貶之未及報而行瑜收昭度於都亭驛殺之天子不得已下詔暴其罪行瑜誅乃追復官爵許其家收葬贈太尉張濬字禹川本河間人性通脫無檢汎知書史喜高論士友擯薄之不得志乃羸服屏居金鳳山學從橫術以

擢閣下時樞密使楊復恭遇之以處士薦爲太常博士
進度支員外郎黃巢之亂稱疾挾其母走商山僖宗西
出衛士食不給漢陰令李康獻糗餌數百馱士皆厭給
帝異之曰爾乃及是乎對曰臣安知爲此張濬教臣也
乃急召濬至行在再進諫議大夫宰相王鐸任行營都
統奏署都統判官時王敬武在平盧軍最彊累召不肯
應濬往說之而敬武已臣賊不迎使者濬責之曰公爲
天子守藩今使者齎詔至不北面俯伏而敢侮慢公乃
未識君臣大分何以長吏民哉敬武愕貽愧謝濬宣詔
巴士按兵默默濬召將佐至鞠場倡言忠義之士當審
利害黃巢販鹽虜耳捨天子而臣之何利耶今諸侯勤
王者踵相接公等據一州以觀成敗後賊平將安往誠
能此時共誅大盜迎天子功名富貴可反手而取吾憐
公等捨安而蹈危也諸將雜然曰諫議語是敬武卽引
軍從濬西擢濬爲會軍使賊平以戶部侍郎判度支後
再狩山南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判度支濬始繇復
恭進復恭中失權更依田令孜故復恭銜之及爲中尉
數被離間昭宗卽位復恭恃援立功專任事帝稍不平
當時多言濬有方略善處大計乃復見委信嘗問致治
之要對曰在彊兵兵彊天下服矣天子繇是甘心於武

功後與論古今事濬輒曰漢晉之遠無可道陛下春秋
鼎富天資英特內偏宦臣外迫疆臣故不能安此臣所
以痛心而泣血也是時朱全忠威振關東而安居受殺
李克恭以潞州歸全忠全忠乃與幽州李匡威雲州赫
連鐸上言先帝幸梁繇李克用與朱玫連和請舉兵誅
之願帥兵爲犄角帝詔文武四品以上議皆言王室未
寧雖得太原猶非所有濬固爭先帝時身播屯亂蓋克
用全忠不相下也請因其弱討之斷兩雄勢帝曰平巢
克用功第一今乘危伐之天下其謂我何久不決孔緯
曰濬言萬世之利陛下所顧一時事爾臣見師度河賊
必破今軍中費尚足支數年幸聽勿疑既濬緯相倡和
帝乃決出師詔濬爲河東行營兵馬招討制置使京兆
尹孫揆爲昭義節度使副之韓建爲供軍使以全忠匡
威鐸並爲招討使樞密使駱全誣爲行營都監以汴甲
三千爲帳下發五十二軍邠寧鄜夏雜虜合五萬帝置
酒安喜樓臨餞濬飲酣泣下曰陛下偏於賊臣願以死
除之復恭聞不懌率中尉等餞長樂坂以酒屬濬濬不
肯舉是役也濬外幸成功而內制復恭故銜之先是汴
華邠岐兵絕河會平陽汴將朱崇節已戍潞濬慮汴人
遂據有之乃令揆分兵趨潞以中人韓歸範持節護送

至軍會太原將李存孝方攻潞揆至長子為存孝所禽
汴人亦棄城去濬次陰地關諸軍壁平陽存孝擊之皆
大北委仗械去濬斂衆夜遁比明軍失大半存孝進掠
晉絳慈隰其鋒甚盛濬間道出王屋奔河清桴而濟麾
下略盡全諶飲藥死建遁去克用上書請罪其辭悖慢
因韓歸範以聞朝廷震動即日下詔罷濬為武昌軍節
度使三貶繡州司戶參軍全忠為申請詔聽使便濬乃
至藍田依韓建及韋昭度死復用緯為宰相故濬亦拜
兵部尚書領天下租庸使將復用克用上言若朝以濬
為相專請以兵見乃止乾寧中罷使拜尚書右僕射上

疏乞骸骨遷左僕射致仕居洛長水墅雖自屏處然朝
廷得失時時言之劉季述亂濬徒步入洛泣諭張全義
拜致書諸藩請謀王室之難王師範起兵青州欲取濬
為謀主不克全忠脅帝東遷濬聞曰乘輿卜洛則大事
去矣蓋知其將篡也全忠畏濬構它鎮兵使全義遣牙
將如盜者夜圍墅殺之屠其家百餘人實天復二年十
二月始濬素厚永寧史葉彥彥知其謀以告濬子格濬
度不免父子相持泣曰留則俱死不如去以存吾嗣格
拜而辭彥率士三十人送之泝漢入蜀後事王建少子
播聞道走淮南依楊行密時行密得承制除拜播請每

除吏必紫極宮玄宗像前致制誥于按乃出之示不忘
朝廷且欲雪家冤而不克終廣陵

賈曰唐之季嗣君暗庸天穢其德久矣纖人柄朝靡謀
不乖如畋鐸皆社稷之才當大過之世為天下倡扶支
王室幾致中興俄而為逆豎亂官所乘功業無所成就
濬以亂止亂悖繆厥心悲夫

唐書卷一百八十五終

唐書卷一百八十六

周王鄧陳劉趙

楊顧列傳第二

宋宋祁

周寶字上珪平州盧龍人曾祖待選為魯城令安祿山
反率縣人拒戰死之祖光濟事平盧節度希逸為牙將
每戰得攻魯城者必手屠之歷左贊善大夫從李膺以
徐州歸天子父懷義通書記擢累檢校工部尚書天德
西城防禦使以徙城事不為宰相李吉甫所助以憂死

寶藉蔭爲千牛備身天平節度使殷侗嘗爲懷義參軍
寶從之爲部將會昌時遷方鎮才校入宿衛與高駢皆
隸右神策軍歷良原鎮使以善擊毬俱備軍將駢以兄
事實寶彊毅未嘗詘意於人官不進自請以毬見武宗
稱其能擢金吾將軍以毬喪一日進檢校工部尚書涇
原節度使務耕力聚糧三十萬斛號良將黃巢據宣歙
徙寶鎮海軍節度兼南面招討使巢聞出采石略揚州
僖宗入蜀加檢校司空時羣盜所在盤結柳超據常熟
王敖據崑山王騰據華亭宋可復據無錫寶練卒自守
發杭州兵戍縣鎮判八都石鏡都董昌主之清平都陳

晟主之於潛都吳文舉主之鹽官都徐及主之新登
杜秋主之唐山都饒京主之富春都文禹主之龍泉都
凌文舉主之中和二年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天下
租庸副使封汝南郡王寶和裕喜接士以京師陷賊將
赴難益募兵號後樓都明年董昌據杭州柳超自常熟
入睦州刺史韋諸殺之四年餘杭鎮使陳晟攻諸諸以
州授晟寶子璵統後樓都虜不能馭軍部伍橫肆寶亦
稍惑聲色不卹事以壻楊茂實爲蘇州刺史重斂人不
聊田令孜以趙載代之茂實不受命寶表留不聽乃殘
鄂署汙垣牖去詔以王蘊代載載留潤州初鎮海將張

郁以擊毬事實寶光啓初劇賊剽崑山寶遣郁領兵三百
戍海上郁醉而叛王蘊謂州兵還休不設備郁遂大掠
蘊嬰城守寶遣將拓拔從討定之郁保常熟因攻常州
刺史劉革迎降衆稍集寶遣將丁從實督兵攻之郁走
海陵依鎮遏使高霸從實遂據常州及董昌徙義勝軍
節度使寶承制擢杭州都將錢鏐領州事宣州賊李君
旺陷義興守之是時右散騎常侍沈誥使至江南負田
令孜勢震暴州縣嗣襄王下令搜令孜黨寶收誥及趙
載殺之高駢領鹽鐵辟寶子佶爲支使寶亦表駢從子
在幕府駢爲都統寔不禮寶寶銜之帝在蜀淮西絕貢

賦謾言道浙西爲寶剽阻帝知其誣不直駢自是顯
駢出屯東塘約西定京師寶喜將赴之或曰高氏欲圖
公地寶未信駢遣人請會金山謀執寶寶答曰平時且
不聞境上會況上蒙塵宗廟焚辱寧高會時耶我非李
康不能爲人作功勳欺朝廷也駢遣人切讓寶亦詬絕
之會部將劉浩才顏與度支催勸使太子左庶子薛朗
叛寶方寢外兵格鬪火照城中寶驚出諭曰爲吾用則
吾兵否則寇也六州皆我鎮何往不適乃自青陽門出
奔士大掠官屬崔綰陸鏐田倍皆死浩奉期領府事實
至奔牛埭駢饋以壘葛諷其且亡也寶抵寧地曰公有

呂用之難方作無謂我卽奔常州依丁從實召後樓都
無一士至者錢鏐遣杜稜成及攻薛朗稜子建徽攻從
實聲言迎寶擊破賊君旺取船八百艘遂圍常州從實
奔海陵鏐具橐鞬迎實舍樟亭未幾殺之不淹月而駢
爲畢師鐸所囚寶死年七十四贈太保鏐以杜稜守常
州文德元年拔潤州劉浩亡不知所在執朗剖其心祭
寶使阮結守潤州楊行密殺高霸而張郁丁從實皆死
初黃巢平時溥遣小史李師悅上符璽拜湖州刺史昭
宗時遷忠國軍節度使董昌反師悅連和與鏐有隙而
結好於行密安仁義次潤州復助之乾寧三年卒子繼
徽代以地附行密其將沈攸謂不可繼徽乃奔揚州陳
晟據睦州十八年死弟詢代立畏鏐忌已因徐縮亂與
田頴通鏐割桐廬隸杭州詢遂絕鏐攻蘭溪鏐使方永
珍擊詢天祐元年行密遣將闕咍陶雅救之執鏐弟銓
大將王求顧全武等未幾鏐將楊習攻婺州詢乃奔揚
渥渥以金師會守之及鏐破衢州師會走鏐取其地
王處存京兆萬年人世籍神策軍家勝業里爲天下高
貲父宗巧射利侈靡自奉僮千人以此奮累除檢校司
空金吾大將軍遙領興元節度使處存自右軍鎮使歷
檢校刑部尚書定州制置使累遷義武節度使黃巢陷

京師處存號哭不俟詔分麾下兵二千間道至山南衛
乘輿外約王重榮連盟進屯渭橋而涇州行軍司馬唐
弘夫亦屯渭北詔處存檢校尚書右僕射督戰俄拜東
南面行營招討使中和二年授京城東面都統每痛國
難未夷語輒流涕軍中多處存義愈爲之用素善李克
用又故婚好遣使十輩曉譬迎勸卒共平京師王鐸差
興復功以勤王舉義處存爲第一收城破賊克用爲第
一遷檢校司空復出兵三千屬大將張公慶會諸軍捕
巢泰山滅之進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田令孜
討王重榮從處存節度河中上書言重榮有大功不可

改易控諸侯之心不納起上道軍次晉州刺史冀君
閉門不內而重榮拒詔處存臨事通便宜有大將風幽
鎮兵悍馬彊其地執也而易定介於其間侵軼歲至及
季匡威得志謀并取之處存善脩鄰驩內撫民有恩痛
折節下賢協穆太原以自助遠近同心歲時講兵與諸
鎮抗無能侵軋者累加侍中檢校太尉卒年六十五贈
太子太師諡曰忠肅三軍述河朔舊事推子部由副使
爲留後昭宗從之累拜節度使加檢校司空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又進太保光化三年朱全忠使張存敬攻幽
州以瓦橋濬濟道祁溝關部方與劉守光厚乃昇叔處

直兵擾其尾令騎將甄瓊章次義豐而存敬游奔騎已
至且戰且引十餘里執瓊章而氏叔琮下深澤執大將
馬少安圍祁州屠之斬刺史楊約休兵十日處直壁沙
河存敬軍河北挑戰處直不出涉河乃戰處直大敗亡
大將十五士死者數萬存敬收械甲以賦戰士而焚其
餘遂圍定州郃斬親吏梁汶移書存敬且請盟俄而外
郃陷郃以其族奔太原使處直主留後全忠亦至處直
辭曰敝邑事上未嘗不忠事鄰未嘗不禮弗虞君之見
攻也全忠責何故事克用答曰太原藉兄弟之舊修好
往來常道也君苟為罪請改圖全忠許之處直以從孫

為質上所持節即獻絹三十萬具牛酒犒師存敬取
而還全忠表處直為節度留後檢校尚書左僕射郃至
太原克用表為檢校太尉卒處直字允明天復初為太

原郡王

鄧處訥字冲韞邵州龍潭人少從江西人閔頊防秋安
南中和元年還道潭州逐觀察使李裕召諸州戎校徇
曰天下未定今與君等安護州邑以待天子命若何衆
稱善乃推頊為留後請諸朝僖宗方在蜀遣使者撫慰
當是時撫州刺史鐘傳據洪州議者欲二盜相噬即復
置鎮南軍翟頊節度使頊悟不受命更為檢校尚書右

僕射欽化軍節度使以處訥爲邵州刺史朗州武陵人
雷滿者本漁師有勇力特武陵諸蠻數叛荆南節度使
高駢擢滿爲裨將將鎮蠻軍從駢淮南逃歸與里人區
景思獵大澤中嘯亡命少年千人署伍長自號朗團軍
推滿爲帥景思爲司馬襲州殺刺史崔翥詔授朗州兵
馬留後歲略江陵焚廬落劫居人俄進武貞軍節度使
先是陝溪人周岳與滿狎因獵宰肉不平而鬪欲殺滿
不克見滿已據州悉衆趨衡州逐刺史徐顥詔授衡州
刺史石門峒酋向瓌聞滿得志亦集夷獠數千屠牛勞
衆操長刀柘弩寇州縣自稱朗北團陷澧州殺刺史呂

自收自稱刺史頊旣彊大且治人有恩哀徐顥窮率兵
納之向瓌召梅山十峒獠斷邵州道頊掩其營周岳羸
軍誘戰頊墮伏中故大敗淮西將黃皓殺頊岳聞亂以
輕兵入潭州自稱欽化軍節度使處訥聞之哭諸將入
弔處訥曰與君等荷僕射恩若合一州之兵問周岳罪
奈何衆曰善於是礪甲訓兵積八年結雷滿爲援攻岳
斬之自稱留後昭宗詔拜武安軍節度使不三日會劉
建鋒馬殷兵至攻澧陵處訥遣邵州豪傑蔣勛鄧繼宗
率兵三千斷龍回關勛以牛酒犒師殷說勛曰劉公身
習絕人術家言當與翼軫間今精兵十萬攻必下戰必

克收敗衆以餉軍公哀鄉兵扞關殆矣不知下之富貴
可得也勛謂然又其下畏建鋒虐夜棄甲走建鋒至關
曰此天意也盡用邵旗鎧趨潭州守者以為勛軍納之
既入處訥方宴執而殺之建鋒許勛賞未及行遣請弟
許勛怒率鄧繼崇攻湘鄉取邵州進壁定勝武安建鋒
使殷督諸將擊之殷大敗走江澣鄉人夏侯陟教殷以
奇兵出迤田踰澗山據江為壁伏兵于莽誘勛度江勛
見士未嘩爭出鬪殷分兵襲其壁塵瀕江軍夾擊勛大
敗拔定勝一壁進圍邵州未下而建鋒死殷代為節度
使勛請和不許卒會勛斬之是時道州蠻酋蔡結何庚

衡人楊師遠各據州叛宿人魯景仁從黃巢為盜至廣
州病不能去以千騎留連州衆飢從蔡結求糧乃相倚
杖與州戍將黃行存誘工商四五千人據連州郴人陳
彥謙殺刺史董岳發官帑募士自稱都統勝兵四千零
陵人唐行曼乘巢亂脅衆自防盜永州殺刺史鄭蔚與
景仁合從數遣謀殷虛實完壘自守殷遣將李瓊攻永
州殺行曼李瓊攻道州蔡結約峒獠為援久不勝謀曰
蠻所恃林藪耳乃屯大川伐山焚林獠驚走城陷執蔡
結何庚殷斬之李瓊出來陽常寧攻郴州陳彥謙出戰
軍亂不能辱斬彥謙進圍連州魯景仁乘城守三日不

下夜焚其門入之景仁自刺死頊字公謹滿字秉仁岳
字峻昭行晏字昌圖滿不脩飭每宴使客抵寶器薄中
曰此水府也蛟龍所憑吾能沒焉乃裸入水俄取器以
出累遷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天復元年卒子
彥威自立間荆南節度使成汭兵出襲江陵入之焚樓
船殘墟落數千里無人跡弟彥恭結忠義節度趙匡凝
以逐彥威據江陵匡凝弟匡明擊之還走朗州

陳儒江陵人世為牙右職廣明元年以鄭紹業為荆南
節度使時朗州刺史段彥謩方據荆南紹業憚之踰半
歲乃至信宗入蜀召紹業還行在以彥謩代節度彥謩

與監軍朱敬瑛不平謀殺之敬瑛寬先率兵入其府彥
謩方寢拔劍繼城奔親軍壘不得入彥謩曰而等負我
我見害親屬僚佐皆死敬瑛以少尹李燧為留後且誣
彥謩以罪帝遣中人似先元錫王魯琪慰撫密戒曰若
敬瑛可誅誅之以爾代而魯琪為副敬瑛盛兵出迎元
錫等不敢發而還復詔鄭紹業為節度使逗留不進敬
瑛署儒領府事明年遷檢校工部尚書為節度使進檢
校右僕射敬瑛有悍卒三千號忠勇軍暴甚儒不能制
初紹業將申屠琮率兵五千援京師既歸儒告以忠勇
燒治琮請除之大將程君從聞之率眾奔澧州琮追斬

百餘人軍乃潰已而琮復頡軍雷蒲三以兵薄城儒厚
啖以利乃去淮南將張瓌韓師德據復岳二州自署刺
史儒請瓌攝行軍司馬師德攝節度副使共擊蒲師德
兵上峽大略去瓌引兵入逐儒儒將奔行在旣又劫還
囚之瓌滑州人暴勇而殘荆故將夷戮幾盡時以楊玄
晦代敬玫監軍召敬玫還成都懼帝治前罪稱疾自解
前此數殺大將富商故積賄每曝衣統纈不可計瓌見
心動遣卒賊之敬玫衣黃衣盜刺其腹死秦宗言來寇
馬步使趙匡欲奉儒出瓌覺之殺匡而絕儒食七日死
瓌固壘二歲樵蘇皆盡米斗錢四十千計杯而食號爲

通腸疫死者爭啗其尸縣首于戶以備饑軍中甲故
遺夜擊闔爲警宗言不能下乃解去二年宗權遣趙德
諲攻瓌瓌求救於歸州刺史郭禹禹率峽州刺史潘章
解圍明年德諲又至諸將困于戰城遂陷瓌死人无識
者併尸于井復州長史陳璠從瓌至江陵密斷瓌首置
囊中走京師獻之援安州刺史

劉巨容徐州人爲州大將龐勛之反自拔歸投壩橋鎮
遏使浙西突陣將王郢反攻明州巨容以筒箭射郢死
拜明州刺史徙楚州圍練使黃巢亂江淮授斬黃招討
副使徙襄州行軍司馬檢校右散騎常侍巢據荆南俄

遷山南東道節度使以汧巢屯團林江西招討使曹全
最與巨容守荆門關與賊戰巨容僞北巢追之伏與林
械間賊大敗執賊將十三人轉鬪一舍虜獲不可計巢
浮江東奔巨容追之幸十俘八以功遷檢校禮部尚書
諸將欲乘勝追斬巢巨容止曰朝家多負人有危難不
愛惜官賞事平卽忘之不如留賊爲富貴作地諸將謂
然故巢復熾及陷兩京巨容合諸道兵討之授南面行
營招討使累兼天下兵馬先鋒開道供軍糧料使檢校
司空封彭城縣侯巨容明吏治時僖宗在蜀公卿多因
巨容護赴行在山南西道節度使鹿晏弘爲禁軍所逐

引麾下東出襄鄧秦心不權遣趙德諲合晏弘兵攻襄州
巨容不能守奔成都如揚州人申屠生能化黃金高駢
客之爲呂用之所譖亡奔襄漢駢遣吏捕得生見巨容
自言其術巨容留不遣田令孜之弟道襲州巨容出金
夸之及在蜀匿生使術不得傳令孜恨之龍紀元年殺
巨容夷其宗生并死巨容部將馮行襲者均州武當人
以謀勇稱里中中和初鄉豪孫喜聚衆數千人謀攻城
行襲伏士江隩以單舟迎喜曰州人思得將軍久矣顧
將軍兵多必剽掠若留衆江北以輕騎進我爲鄉導城
可下喜信之旣度江吏出迎伏甲興行襲擊喜斬之衆

皆潰行襲棄勝逐刺史呂燁據均州巨容因表爲刺史
帝在蜀均之右有長山當襄漢貢道有劇賊據險劫獻
物行襲平之武定節度使楊守忠表爲行軍司馬使領
兵益谷口以通秦蜀鳳翔李茂貞養子繼臻據金州行
襲攻拔之昭宗卽授金州防禦使時山南西道節度使
楊守亮將襲京師道金商行襲逆戰破之就擢戎昭軍
節度使朱全忠圍鳳翔神策中尉韓全誨遣中人二十
輩督江淮兵過其州行襲方附全忠盡殺之收詔書送
全忠天祐二年王建遣將王思綰攻行襲敗其兵州大
將金行全出降行襲奔均州建以行全爲子更名宗朗
授觀察使以渠巴開三州隸之宗朗不能守焚郭邑去
全忠以行襲不足禦建遣別將屯金州行襲議徙戎昭
軍於均州以金房爲隸全忠以金人不樂行襲以馮恭
頌州罷防禦使而廢戎昭軍

趙德諲蔡州人從秦宗權爲右將以討黃巢功授申州
刺史光啓初與秦誥鹿晏弘合兵攻襄州節度使劉巨
容奔成都宗權假德諲山南東道節度使留後進攻荆南
悉收寶貨留禪將王建肇守之遣人纔數百室明年歸
州刺史郭禹來討建肇納之奔黔州德諲失荆南又度
宗權必敗舉地附朱全忠全忠方爲蔡州四面行營都

統卽表以自副加忠義軍節度使宗權平加中書令封
淮安郡王卒子匡凝嗣字光儀由唐州刺史自爲山南
東道節度留後昭宗卽授節度使不三年以威惠聞累
遷檢校大尉兼中書令匡凝矜嚴盛飾前後持鑑自照
全忠之敗清口匡凝與奉國節度使崔洪河東李克用
淮南楊行密約合兵攻全忠會方城鎮遏使度軫奔全
忠發其謀全忠移書切責使氏叔琮攻唐州刺史趙匡
璠降進圍隋州執刺史趙匡璘斬首五千級拔鄧州執
刺史國湘匡凝懼乞盟全忠使親將陳俊王紳入叔琮
軍崔洪留之紳亡歸洪與行密欲邀友恭軍不克會河

東客伊超使淮南還過蔡洪亦留之因是并俊送全忠
以部將苛拘爲解遣兄質入質全忠還之質洪子於汴
全忠使賢調蔡州卒二千出戍將行大將崔景思不悅
殺賢洪懼驅民趨申州遂奔行密麾鼓亘百餘里武昌
杜洪邀之弗及蔡士多亡去從者纔二千人天祐元年
封匡凝爲楚王時諸道不上供唯匡凝歲貢賦天子全
忠方圖天下遣人諭止之匡凝流涕曰吾爲國屏翰渠
敢有他志副使王筠勸絕全忠怒出兵攻之弟匡
明大破汴軍於鄧州因勸匡凝與王建連和及荆南成
納敗匡凝取江陵表匡明爲荆南節度留後有詔拜檢

校司徒荆南節度行軍司馬全忠以其兵分可圖也乃使楊師厚攻匡凝自將中軍繼之屯臨漢匡凝遣客謝囚不遣敗荆南救兵俘其將全忠循江而南師厚繇陰谷伐木爲梁匡凝以兵二萬瀕江戰大敗乃燔州單舸夜奔揚州行密見之曰君在鎮輕車重馬輸於賊今敗乃歸我邪筠自殺全忠以師厚爲山南東道節度留後遂趨江陵匡明亦謀奔淮南子承規諫曰昔諸葛兄弟分仕三國若適揚州是自取疑也匡明謂然乃趨成都王建待以賓禮授武信軍節度使分其衆爲崇義勇義順義廣義四都全忠遂有荆南

楊守亮曹州人本姓訾名亮與弟信俱從王仙芝爲盜亮身長七尺餘色如鐵仙芝死又事徐唐葛劫剽洪饒二州楊復光平江西得其兄弟養爲假子以信養於弟復恭家曰守亮守信復恭收京師守亮以戰多拜山南西道節度使檢校太保守信興平軍節度使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復恭又以假子守貞爲龍劔節度使守忠爲武定軍節度使守厚爲綿州刺史初朱玫取興鳳州號州刺史滿存以兵赴行在復收二州昭宗擢爲感義軍節度使累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復恭四假子及利閬觀察使席儔等共攻王建建軍已圍楊晟

分軍逼守厚軍未成列而敗先是守貞守忠聞建兵出拔衆奔綿州并力共攻東川弗勝建將華洪以兵萬人壁綿州之郊敗守忠守厚二人分道行收兵趨閬州始復恭敗依守亮而鳳翔李茂貞邠寧王行瑜鎮國韓建等共劾守亮納叛人請以鎮兵討之茂貞自爲興元節度使以書誚責宰相帝爲削守亮官爵因詔茂貞問罪蒲存來救不克以衆入興元茂貞拔興鳳洋三州破守亮於西乘勝入興元復恭挾諸假子及存奔閬州洪進圍之帝以徐彥若帥鳳翔以興元授茂貞茂貞不肯拜帝乃以其子繼密爲興元節度使俄而洪拔閬州守亮等皆挺身走將北奔太原趨南山飢甚丐食于野爲進戍所縛見韓建守亮視建左右八百人皆常隸已語建曰此屬吾養之素厚無一爲我死公無費衣食不如殺之建許諾復曰公幸貸我俸生見天子陳先人功萬有一不死建檻車送京師吏縛以帛內毬于口帝御延喜樓問反狀守亮不得語頷而已左右白服罪卽執獻太廟斬獨柳下梟于市守厚死巴州麾下兵多歸王建存奔京師爲左武衛大將軍

楊晟不詳宗系隸鳳翔軍節度使李昌符畏其勇欲殺之妾周撻使亡去隸神策軍爲都校僖宗在陳倉邠寧

朱玫遣萬騎合昌符追行在乃擢晟感義軍節度使檢校司空守大散關攻兵攻關晟數卻戰潘氏遂大敗內外無固志帝更徙興元晟西奔攻取興鳳二州晟襲文州逐刺史據成龍茂等州王建攻成都田令孜以晟故將與連和假威戎軍節度使守彭州晟擊建無功引還且畏建圖已乃約山南西道節度使楊守亮兄弟合謀拒建掠新繁焚漢州又攻東川顧彥暉爲建兵所逐建使王宗裕率騎五萬圍晟食四郊麥掠民資產晟假子實以騎八千降於建建以奇兵襲楊守厚等皆亡去晟開門決戰大敗遂約降建饋十羊晟曰以我爲柸上肉乎不出建築甬道屬陣以入斬晟首晟有仁心下懷其恩雖城中食盡無叛者初昌符死晟得其妾周母事之周請爲妻晟固辭旦夕問省乃視事愛將安師建者勇而有禮旣就執建顧曰爾報楊司徒足矣能從我乎謝曰司徒誓同死生不忍復戴日月三謂不回乃戮之顧彥朗彥暉者豐州人竝爲天德軍小校其使蔡京以兄弟有封侯相每厚禮之使子贈資稍稍進秩黃巢亂長安率軍同復京師彥朗遷累右衛大將軍光啓中擢拜東川節度使檢校太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至劔門陳敬瑄使吏奪其節彥朗不得入保利州敬瑄誣劾彥

朗擅興兵掠西境僖宗下詔申曉講和乃得到軍署彥
暉漢州刺史初楊守亮忌壁州刺史王建凶暴欲逐之
建聞合溪洞豪會取閬州擊利州刺史走卽據二州守
亮不能制彥朗與建雅舊陰助貨餽建攻成都彥朗挾
故憾與并力道路郭梗敬瑄告難于朝帝詔和解又救
李茂貞鑄諭會彥朗卒彥暉自知留後明年爲節度使
中人送節爲綿州刺史楊守厚所留守厚發兵攻梓州
彥暉告急于建建使李簡救之戒曰賊破并取彥暉無
須再往也簡破守厚軍彥暉辭疾不克取建素有吞噬
心以彥朗與婚姪又未忍及彥暉則交好愈疏而境上

關賊相警詎建怒景福元年遂攻彥暉彥暉請救於楊
守亮遣楊子彥成梓執建大將王宗弼彥暉責曰王公
何以見討君爲大將不諫云何宗弼謝罪卽解縛使就
館齋幕衾服皆具更養爲子改名琛明年建將華洪破
綿州守厚走得彥暉節時詔已進彥暉檢校司空東川
節度使矣乾寧二年昭宗在石門督彥暉建赴行在建
率兵二十萬次綿州卽劾彥暉劫輜運回襲之彥暉不
敢出但遣人塞建舟路建遂擊取巴閬蓬渠通果龍利
八州帝遣中人爲兩川宣諭協和使建奉詔還而兵不
解彥暉謀害因大略漢眉資簡等州李茂貞亦欲爭其

地使子翼元節度使繼密引軍救彥暉以窺東川四年
華洪率衆五萬攻彥暉取渝昌普三州壁梓州南敗彥
暉兵奪鎧馬八百凡五十戰圍遂固帝仍遣左諫議大
夫李洵諭止建拒命帝以嗣郟王戒丕鎮鳳翔徙茂貞
代建皆不奉詔梓有鏡堂世稱其麗彥暉嘗會諸將堂
上養子瑤尤親信彥暉以所佩劔號疥癆賓佩之使侍
左右嘗語諸將曰與公等生死同之違者先齒疥癆賓
衆曰諾及圍急瑤請聚親信飲得同死彥暉顧王琛曰
爾非我舊可自求生指頰垣令逸彥暉手殺妻子乃自
刎宗族諸將皆死麾下兵猶七萬初韋昭度爲招討使

彥暉建皆爲大校彥暉詳緩有儒者風建左右髡髮露
面若鬼見者皆笑至是錄笑者皆殺之私署洪爲東川
節度留後

贊曰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嫉其爲中國之害也春
秋之世楚滅陳鄭而卒復其禮聖人善之處存平黃巢
定京師功冠諸將昭宗嘗有意都襄陽依趙凝以自全
大抵唐室屏翰皆爲朱溫所翦覆過於夷狄荆舒之爲
害也甚矣

唐書卷一百八十七

宋書

世錄

唐書卷一百八十七

二王諸葛李孟列傳第一百一

宋宋祁

王重榮太原祁人父縱太和末為河中騎將從石雄破
 回鶻終鹽州刺史重榮以父任為列校與兄重盈皆以
 毅武冠軍擢河中牙將主伺察時兩軍士干夜禁捕而
 鞭之士還訴於中尉楊玄寔玄寔怒執重榮讓曰天子
 爪士而藩校辱之答曰夜半執者竊盜孰知天子爪士

康熙二十五年重修

具言其狀玄寔歎曰非爾明辨孰由知之更諉於府擢
右署重榮多權詭衆所嚴憚雖主帥莫不下之稍遷行
軍司馬黃巢陷長安分兵略蒲節度使李都不能支乃
臣賊然內憚重榮表以自副地逼京師賊調取橫數使
者至百輩坐傳舍益發兵吏不堪命重榮脇說都曰我
所詭謀紆難以外援未至今賊哀責日急又收吾兵以
困我則亡無日矣請絕橋嬰城自守不然變生何以制
之都曰吾兵寡謀不足絕之禍且至願以節假公遂奔
行在重榮乃悉驅出賊使斬之因大掠居人以悅其下
天子使前京兆尹竇滂間道慰其軍因詔代都重榮率

官屬奉迎滂至大饗士倡言曰天子以大臣守土誰得
逐之爲我疏首惡者衆無敢對重榮佩刀歷階曰首謀
者我也尚誰索曰滂吏趨具騎滂卽奔還重榮遂主留
後賊使徙將朱溫以舟師下馮翊黃鄴率衆自華陰合
攻重榮重榮感勵士衆大戰敗之賊棄糧仗四十餘艘
卽拜檢校工部尚書爲節度使會忠武監軍楊復光率
陳蔡兵萬人屯武功重榮與連和擊賊將李詳於華州
執以徇賊使尚讓來攻而朱溫將勁兵居前敗重榮兵
於西關門於是出兵夏陽掠河中漕米數十艘重榮遷
兵三萬攻溫溫懼悉鑿舟沉于河遂舉同州降復光欲

斬之重榮曰今招賊一切釋罪且溫武銳可用殺之不
祥表爲同華節度使有詔卽副河中行營招討賜名全
忠巢喪二州怒甚自將精兵數萬壁梁田重榮軍華陰
復光軍渭北犄角攻之賊大敗執其將趙璋巢中流矢
走重榮兵亦死耗相當懼巢復振憂之與復光計復光
曰我世與李克用共憂患其人忠不顧難死義如已若
乞師焉事蔑不濟乃遣使者約連和克用使陳景斯總
兵自嵐石赴河中親率師從之遂平巢復京師以功檢
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琅邪郡王累加檢校太
傅中人田令孜怒重榮據鹽池之饒于時巨盜甫定國
用大要諸軍無所仰而令孜爲神策軍使建請二池
屬鹽鐵佐軍食重榮不許奏言故事歲輸鹽二千乘于
有司則斥所餘以贍軍天子遣使者諭旨不聽令孜徒
重榮克海節度使以王處存代之詔克用將兵援河中
重榮上書劾令孜離間方鎮令孜遣邠寧朱玫進計壁
沙苑重榮詒克用書且言奉密詔須公到使我圖公此
令孜朱全忠朱玫之惑上也因示僞詔克用方與全忠
有隙信之請討全忠及玫帝數詔和解克用合河中兵
戰沙苑玫大敗奔邠州神策軍潰還京師遂大掠克用
乘勝西天子走鳳翔俄嗣襄王煇僭位重榮不受命與

克用謀定王室楊復恭代令孜領神策故與克用善遣
諫議大夫劉崇望齎詔諭天子意兩人聽命卽獻縑十
萬願討攻自贖崇望還羣臣皆賀重榮遂斬熅長安復
平然性悍酷多殺戮少縱舍嘗植大木河上內設機軸
有忤意者輒置其上機發皆溺嘗辱部將常行儒行儒
怨之光啓三年引兵夜攻府重榮亡出外詰旦殺之推
立重盈重盈前此已歷汾州刺史黃巢度淮擢陝虢觀
察使重榮據河中三遷檢校尚書右僕射卽拜節度使
未幾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及代重榮留長子珙領節度
事入殺行儒軍復安昭宗立進大傅兼中書令封琅邪
郡王父子兄弟相繼帥守而從子濫亦爲忠武節度使
乾寧二年重盈死軍中以其兄重簡子珂出繼重榮故
推爲留後珙與弟絳州刺史瑤爭河中上言珂本家蒼
頭請選大臣鎮河中又與朱全忠書言之珂急乃遣使
請婚於李克用克用薦之天子許嗣鎮然猶以崔胤爲
河中節度使珙復構珂於王行瑜李茂貞曰珂不受代
且晉親也將不利於公行瑜等約韓建共薦珙詔曰吾
重已授珂矣重榮有大功不可廢行瑜怒使其弟行約
攻珂克用遣李嗣昭援之敗珙於猗氏獲其將李瑤三
鎮銜帝之却其請也連兵犯京師謀廢帝誅執政而立

言王固請授瑛河中克用聞之怒以師討三鎮瑤瑛兵引去克用拔絳州斬瑤而屯渭北敗行約於朝邑行約走京師弟行實在左軍共說樞密使駱全瓘謀挾帝幸邠右軍李繼鵬以告中尉劉景宣二人茂貞黨也欲以兵劫全瓘等請帝幸鳳翔兩軍合譟承天門銜帝登樓諭和之繼鵬怒輒射帝縱火焚門帝幸諸王及衛兵戰繼鵬矢及帝胄軍乃退帝出幸定州將李筠軍嗣延王戒丕嗣丹王允以鹽州六都兵從帝出啓夏門次于郊兩軍憚鹽州兵銳各走其軍帝次莎城百官繼至士民從者亦數萬帝欲入谷中自固以谷有沒唐石惡之徒

石門民匿保山谷間帝每出或獻飴漿帝駐馬爲嘗民皆流涕旣而遣嗣薛王知柔及劉光裕還京師克用遣使者奔問行在帝因詔克用珂以兵趨新平又詔涇州張鐸會克用軍以扼岐陽克用在河中未出也帝懼茂貞之逼復使嗣延王戒丕以御服玉器賜之督其西乃壁渭北進營渭橋於是行瑜壁興平茂貞壁鄠行瑜兵數卻茂貞懼斬繼鵬傳首以謝繼鵬姓閻名珪左神策軍拍張人爲茂貞養子云詔削行瑜官爵以克用爲邠寧四面行營都招討使珂爲糧料使克用遣子存貞請天子還宮詔以騎三千戍三橋帝旣還加珂檢校司空

爲節度使克用以女妻之珂親迎太原以李嗣昭助守
河中因攻琪琪戰數北琪任威虜殺人斷首置前而顏
色秦定下恐不敢叛然稍弱無鬪志光化二年爲部將
李璠所殺自爲留後詔代琪節度又失眾凡五月爲牙
將朱簡所殺挈其地入朱全忠表授節度使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更名友謙琪殺給事中王祝等十餘人幕府
道戮辱甚衆人有罪輒刳斫以逞祝者故爲常州刺史
避難江湖帝聞剛鯁以給事中召道出陝琪謂且柄任
厚禮之祝鄙其武暴不降意既宴盛列珍器音樂琪請
於祝曰僕今日得在子弟列大賜也三請祝不答琪勃

然曰天子召公公不可留此遂罷遣吏就道殺之族其
家投諸河以溺死聞帝不能詰琪死贈太師詔陝州寬
死者有司弔祭存問其家始全忠擊楊行密不能克諷
荆襄青徐等道請已爲都統以討行密帝依違未報而
珂與太原鎮定等道亦請加行密都統以討全忠繇是
兩罷之全忠怨珂不忘也帝爲劉季述所廢珂憤見言
色屢陳討賊謀既反正首獻方物帝甚倚之而全忠以
克用方彊不敢加兵及王鎔誅服拔定州而克用兵折
乃謂其將張存敬曰珂恃太原侮慢我爾持一繩縛之
存敬以兵數萬度河由舍山襲絳州刺史陶建釗晉州

刺史張漢瑜皆降以何綱戍之進攻珂全忠率師繼進
卽劾珂交構克用爲方鎮生事不可赦珂乞師太原爲
綱所逐不能進珂急使妻遺克用書曰賊攻我朝夕見
俘乞食大梁矣克用答曰道且斷往救必俱亡不如歸
朝廷珂窮遣使告李茂貞曰上初反正詔藩鎮無相侵
而朱公不顧約以攻敵邑敵邑亡則邠岐非君所保天
子神器斂手付人矣宜密華州韓公出精銳固潼關以
張兵勢僕不武公其惠我西偏地以爲扞守蒲請公自
有之關西安危國祚長短繫公此舉也茂貞不答珂益
賊會橋毀潛具舟將遁夜諭守兵無肯爲用者牙將劉

訓叩寢門珂疑有變叱之訓自袒其衣曰苟有它請斬
臂自明珂出問計所宜答曰若夜出人將爭舟一夫鴟
張禍繫其手如旦日以情諭軍中宜有樂從者可則濟
否則召諸將行成以緩敵徐圖所向上策也珂然之明
日登城語存敬曰吾於朱公有父子驪君姑退舍須公
至吾自聽命乃執太原諸將并奉節印內存敬軍豎大
幟城上遣兄璘與諸將樊洪等見存敬存敬解圍而戎
以兵全忠自洛至全忠王出也始背賊事重榮約爲甥
舅德其全已指日月曰我得志凡氏王者皆事之至是
忘誓言過重榮墓爲哭而祭次虞鄉珂欲面縛牽羊以

見全忠報曰舅之恩無日可忘君若以亡國禮見責泉
其謂我何珂出迎握手泣下駢轡以入居旬日以存敬
守河中舉珂室徙于汴後令人覲遣人賊之於華州自
重榮傳珂凡二十年

諸葛爽青州博昌人爲縣伍伯令笞苦之乃亡命沈浮
里中龐勛反入盜中爲小校勛勢蹙率百餘人與泗州
守將湯羣自歸累遷汝州防禦使李琢討沙陀於雲州
表爲北面招討副使徙夏綏銀節度使檢校尚書右僕
射黃巢犯京師詔率代北行營兵入衛次同州降賊僞
者河陽節度使代羅元杲元杲者本神策將狀短陋倚

中官勢剽財輸京師凡鉅萬人怨之爽至嘉州人戰栗
不從相率迎爽元杲奔行在爽間道奉表僖宗以自明
詔拜節度使李克用援陳許道天井關爽懼不肯假道
出屯萬善克用自河中趨汝洛爽累授京師東南面招
討諸行營副都統左先鋒使兼中書門下平章事朱溫
爲賊守同州爽率輕兵入之溫偃旗設伏以待爽謂賊
遁士解甲就舍伏發爽悉棄鎧馬奔還至脩武爲魏博
韓簡擊敗之不敢入簡留將趙文珩成河陽自攻鄆時
中和二年也河陽人誘爽自金商馳復入之厚禮文珩
及戍人還之魏於是爽攻新鄉簡自鄆來戰獲嘉西簡

陰窺關中其下不悅禪將樂彥禎間衆之際引其軍先
還故簡兵八萬自潰相藉溺清水至不流明年詔爽爲
東南面招討使伐秦宗權表李罕之自副爽雖興庸斯
善吏治法令澄壹人無愁咨擢累檢校司空光啓二年
卒其將劉經與澤州刺史張言共立爽子仲方爲留後
爲蔡賊孫儒所攻奔于汴儒取孟州

李罕之陳州項城人少拳捷初爲浮屠行丐市窮日無
得者抵鉢禡祇被去聚衆攻剽五臺下先是蒲絳民壁
摩雲山避亂羣賊往攻不克罕之以百人徑拔之衆號
李摩雲隨黃巢度江降于高駢駢表知光州事爲秦宗

權所迫奔項城收餘衆依諸葛爽署懷州刺史爽伐宗
權卽表以自副屯睢陽無功又表爲河南尹東都留守
使捍蔡河東李克用脫上源之難喪氣還罕之迎謁謹
甚勞餼加等厚相結罕之因府爲屯會孫儒來攻罕之
不出數月走保龜池東都陷儒焚宮闕剽居民去爽遣
將收東都罕之逐出之爽不能制俄而爽死其將劉經
張言共立爽子仲方欲去罕之而罕之故與郭璆有隙
擅殺璆軍中不悅經間衆怒襲其壁罕之退保乾壕經
追擊反爲所敗乘勝入屯洛陽苑中經戰不勝還河陽
罕之屯鞏將度沁經遣張言拒河上反與罕之合攻經

不克屯懷州孫儒逐仲方方河陽自稱節度使俄而宗
權敗棄河陽走罕之言遂收其衆勾援河東克用遣安
金俊率兵助之得河陽克用表罕之爲節度使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有詔與屬籍又表言爲河南尹東都留守
罕之與言甚篤然性猜暴是時大亂後野無遺稼部卒
日剽人以食又攻絳州下之復擊晉州王重盈欲出濟
兵救罕之解圍還而言善積聚勸民力耕儲倉稍集罕
之食乏士仰以給求之無涯言不能狀罕之拘河南官
吏督之又東方貢輸行在者多爲罕之邀頡重盈反
間於言文德元年罕之悉兵攻晉州言夜襲河陽俘罕
之家罕之窮奔河東克用復表爲澤州刺史領河陽節
度使遣李存孝薛阿檀安休休率師三萬攻言城中食
盡言納罕於汴求救王忠遣丁會葛從周牛存節來援
戰沅河聚休休不利降全忠存孝還全忠更以丁會爲
河陽節度使言歸洛陽罕之保澤州數出鈔懷孟晉絳
無休歲人匿保山谷出爲樵汲者罕之俘斬略盡數百
里無舍煙克用遣罕之存孝攻孟方立拔磁州方立戍
將馬漑兵數萬戰琉璃陂罕之禽漑敗其衆大順初汴
將李彥鄧季筠攻罕之罕之告急於克用遣存孝以騎
五千救之汴士呼罕之曰公倚沙陀絕大國今太原被

圍葛司空入上黨不旬日沙陀無穴處矣存孝怒引兵
五百薄讜營呼曰我沙陀未穴者須爾肉以飽吾軍請
肥者出鬪季筠引兵決戰存孝奮稍馳直取季筠讜夜
走追至馬牢川敗之克用討王行瑜表罕之副都統檢
校侍中行瑜誅封隴西郡王檢校太尉兼侍中罕之侍
功多嘗私克用愛將蓋寓求一鎮寓爲請克用不許曰
鷹鷂飽則去矣我懼其翻覆也光化初昭義節度使薛
志勤卒罕之夜襲潞入之自稱留後報克用曰志勤死
懼它盜至不俟命輒屯于潞克用遣李嗣昭先擊澤州
拘罕之家屬送太原罕之攻沁州執刺史守將送款于

汴全忠表罕之昭義節度使命丁會援之與嗣昭戰于
口嗣昭不利葛從周取澤州嗣昭又攻罕之罕之暴得
病不能事會代成全忠更以罕之節度河陽三城卒于
行年五十八未幾嗣昭復取澤州以李存璋爲刺史進
收懷州攻河陽汴將閻寶引兵至嗣昭還始儒去東都
也并開不滿百室言治數年人安賴之占籍至五六萬
繕池壘作第署城闕復完全忠懼言異已乃徙節天平
以韋震爲河南尹奕諸將無傳地者言後嗣名全義
王敬武青州人隸平盧軍爲偏校事節度使安師儒中
和中盜發齊棣間遣敬武擊定已還卽逐師儒自爲留

後時王鐸方督諸道行營軍復京師因承制授敬武平
盧節度使趣其兵使西及京師平進檢校太尉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龍紀元年卒子師範年十六自稱留後嗣
領軍昭宗自以太子少師崔安潛領節度師範拒命時
棣州刺史張蟾迎安潛師範遣部將盧弘攻之弘與蟾
連和師範以金啗之曰君若顧先人使不絕其祀君之
惠也不然願死墳墓弘少之不為備師範伏兵迎于路
部將劉鄩斬弘遂攻棣州蟾請救於朱全忠全忠馳使
諭解師範拔其城斬蟾而安潛不敢入師範喜儒學謹
孝于法無所私舅醉殺人其家訴之師範厚賂謝訴者

不置師範曰法非我敢亂乃抵舅罪母恚之師範立堂
下日三四至不得見二年拜省戶外不敢懈以青州父
母所籍每縣令至具威儀入謁令固辭師範遣吏挾坐
拜廷中乃出或諫不可答曰吾恭先世且示子孫不忘
本也全忠已并鄆州遣兵攻師範師範下之會全忠圍
鳳翔昭宗詔方鎮赴難以師範附全忠命楊行密部將
朱瑾攻青州且欲代為平盧節度師範聞之哭曰吾為
國守藩君危不持可乎乃與行密連盟遣將張居厚李
彥威以甲粟二百輿給為獻者及華州先內十輿閩人
覺衆擾甲謀殺全忠守將婁敬思是時崔胤方在華閉

門拒戰執居厚還全忠劉鄩襲兗州入之師範亦潛兵入河南徐沂鄆等十餘州同日並發全忠使從子友寧率軍東討是時帝還長安故全忠并魏博軍屯齊州王茂章方以兵二萬合師範弟師誨攻密州破之以張訓為刺史進攻沂州敗其兵還青州半舍而屯友寧方攻博昌未下全忠督戰急友寧驅民十萬負木石築山障城中城陷屠老少拔尸清水遂圍登州茂章欲啗友寧不肯救未幾城破友寧負勝攻別屯茂章度汴軍怠與師範合擊友寧於石樓斬其首傳於行密全忠怒悉軍二十萬倍道至茂章閉營伺軍懈毀壁出關還與諸將

飲訖復戰全忠望見嘆曰吾有將如是天下不足平於是退屯臨淄茂章畏全忠乃斂軍而南使李虔裕以五百人後拒茂章解衣寐虔裕諱曰追至將軍速去茂章曰吾共決死虔裕固請茂章乃去已而追至虔裕一軍覆茂章免全忠見虔裕欲釋之頓目大罵而死張訓召諸將謀曰汴人至師少何以待之衆請焚城而亡訓曰不然卽封府藏下縣門密引兵去汴軍見府庫完德之不追全忠留楊師厚圍青州敗師範兵於臨朐執諸將又獲其弟師克是時師範衆尚十餘萬諸將請決戰而師範以弟故乃請降全忠歸其弟假師範知節度留後

事師範獻錢二十萬緡以謝軍汴將劉重霸執棣州刺史奔播得其書八百紙皆教師範戰守全忠憚而殺之葛從周圍兗州劉鄩不肯下從周以師範命招之乃盡出將士開門降從周爲辦裝使詣汴鄩但素服乘驢而往全忠賜冠帶辭曰囚請就縶不許旣見慰之飲以酒固辭全忠笑曰取兗州量何大邪擢署都押衙在諸舊將上諸將趨入鄩一無讓全忠奇之歲餘徙師範于汴亦縞素請罪全忠見以禮表爲河陽節度使旣受唐禪友寧妻訴鄩人于朝乃族師範于洛陽先是有司坎第左告之故師範乃與家人宴少長列坐語使者曰死固不免予懼坑之則昭穆失序不可見先人地下酒行以次受戮者二百人

孟方立邢州人始爲澤州天井戍將稍遷游奕使中和元年昭義節度使高潯擊黃巢戰石橋不勝保華州爲禪將成鄰所殺還據潞州衆怒方立率兵攻鄰斬之自稱留後擅裂邢洛磁爲鎮治邢爲府號昭義軍潞人請監軍使吳全勗知兵馬留後時王鐸領諸道行營都統以潞未定墨制假方立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知邢州事方立不受囚全勗以書請鐸願得儒臣守潞鐸使參謀中書舍人鄭昌圖知昭義留事欲遂爲帥倍

宗自用舊宰相王徽領節度時天子在西河關雲擾方
立擅地而李克用窺潞州徽度朝廷未能制乃固讓昌
圖昌圖治不三月輒去方立更表李殷銳爲刺史謂潞
險而人悍數賊大帥爲亂欲銷懦之乃徙治龍岡州豪
傑重遷有懟言會克用爲河東節度使昭義監軍祁審
誨乞師求復昭義軍克用遣賀公雅李筠安金俊三部
將擊潞州爲方立所破又使李克脩攻取之殺殷銳遂
并潞州表克脩爲節度留後初昭義有潞邢洺磁四州
至是方立自以山東三州爲昭義而朝廷亦命克脩以
潞州舊軍昇之昭義有兩節自此始克脩字崇遠克用

從父弟精馳射常從征伐自左營軍使擢留後進檢校
司空方立倚朱全忠爲助故克用擊邢洺磁無虛歲地
爲鬪場人不能稼光啓二年克脩擊邢州取故鎮進攻
武安方立將呂臻馬爽戰焦岡爲克脩所破斬首萬級
執臻等拔武安臨洺邯鄲沙河克用以安金俊爲邢州
刺史招撫之方立勾兵於王鎰鎰以兵三萬赴之克脩
還後二年方立督部將奚忠信兵三萬攻遼州以金啖
赫連鐸與連和會契丹攻鐸師失期忠信三分其兵鼓
而行克用伏兵于險忠信前軍沒旣戰大敗執忠信餘
衆走脫歸者纔十二龍紀元年克用使李罕之李存孝

擊邢攻磁洛方立戰琉璃陂大敗禽其二將被斧鑕徇
邢壘呼曰孟公速降有能斬其首者假三州節度使方
立方屈又屬州殘墮人心恐性剛急持下少恩夜自行
俾兵皆倨告勞自顧不可復振乃還引醜自殺從弟遷
素得士心衆推爲節度留後請援於全忠全忠方攻時
溥不卽至命王虔裕以精甲數百赴之假道羅弘信不
許乃趨間入邢州大順元年存孝復攻邢遷挈邢洛磁
三州降執王虔裕三百人獻之遂遷太原表安金俊爲
邢洛磁團練使以遷爲邢州刺史

贊曰以亂救亂跋扈者能之以亂不能救亂險賊者能
之蓋救亂似霸然而似之耳故不足與共功觀王重榮
寧不信哉破黃巢佐李克用平京師若有爲當世者俄
而奮私隙逼天子出奔雖馘朱玫仆僞襄王謂曰定王
室實卑之也身死部將手救亂而卒于亂重榮兩得之
不殺朱全忠而爲全忠誅絕其嗣宜矣餘皆庸奴下材
無所訾責云

無代書貴云

不殊未全忠而為全忠若殊其隔宜矣翁者書於下林
室實卑之也良以暗殺于殊而卒于廣重榮兩爵之
而奮殊則豈天子出矣無嫌未也小為襄王臨曰安王
寧不計姑如黃巢武李克用平京師若其為當世者則
之蓋殊廣以霽然而以之且姑不與共也廣王重榮

唐書卷一百八十八

楊時朱孫列傳第一百一十一

宋宋

楊行密字化源廬州合肥人少孤與羣兒戲常為旗幟
戰陣狀年二十亡入盜中刺史鄭繁捕得異其貌曰而
且富貴何為作賊縱之與里人田頴陶雅劉威善僖宗
在蜀刺史遣通章行在日走三百里如約而還秦宗權
寇廬壽間刺史募殺賊差首級為賞行密以功補隊長

都將息之俾出戍將行都將問所乏對曰我須公頭卽
斬之自爲八營都知兵馬使刺史走淮南節度使高駢
因表爲廬州刺史乃以田頔爲八營都將陶雅爲左衝
山將討定鄉盜駢將呂用之恐行密不可制遣俞公楚
以兵五千屯合肥名討黃巢而陰圖之行密擊殺公楚
秦宗權遣弟度淮取舒城行密破走之時張敖據壽州
許勅據滁州與行密挈戰又舒人陳儒攻刺史高瀆瀆
來告難行密未能定賊吳廻李本逐瀆據其城行密虜
之取舒州爲勅所奪光啓二年張敖遣將魏虔攻廬州
大將李神福田頔破之楮城畢師鐸秦彥攻高駢呂用
之以駢命署行密行軍司馬督其兵進援客表襲說行
密曰高公耄昏妖人用權彥乃以逆除暴熾其亂公亟
應必得其地行密乃檄部州裒兵而東次天長而揚州
陷行密薄城而屯用之以兵屬之彥以騎兵背城戰行
密臥帳中令曰賊近報我俄而陷一屯別將李宗禮入
曰兵相追戰且不利請堅壁徐引歸可也李濤怒曰以
順去逆何衆寡爲今尚何歸願以所部前死行密喜益
甲出戰俘殺如藉彥軍不出會駢死襲勸行密舉軍竊
素大臨三日進攻城未能下用之將張審晟詭伏西壕
殺闇者啓外兵彥軍疲守邏皆潰去行密入據揚州未

閱月孫儒奄至兵銳甚襲見行密曰公之入以少擊衆
室家未完若外被重圍情見勢殆不如避之行密執海
陵鎮遏使高霸殺之并其衆輦所收財歸于廬於是朱
全忠自爲淮南節度使遣將張廷範致命而授行密副
使以行軍司馬李璠知留後行密大怒廷範璠不敢入
全忠更請以行密知觀察留後當此時孫儒彊赫然有
吞吳越意行密欲遁保海陵襲勸還廬州治兵爲後計
行密乃還旣又謀趨洪州襲不可曰鍾傳新興兵附食
多未易圖也孫端據和州趙暉屯上元結此二人以圖
宣州我綽綽有餘力矣行密從之暉次采石行密自

糝潭濟端等戰不勝襲勸行密速趨曷山堅壁以須宣
人求戰示以弱待其怠一舉可禽宣將蘇瑋兵二萬對
屯行密不戰分奇兵伐木開道四出塘驚北遂圍宣州
刺史趙鏗糧盡親將多出降初行密有銳士五千衣以
黑繪黑甲號黑雲都又并盱眙曲溪二屯籍其士爲黃
頭軍以李神福爲左右黃頭都尉兵銳甚曲溪將劉金
策鏗必遁給曰將軍若出願自吾壘而偕鏗喜多遺之
金許妻以女明日譟城上曰劉郎不爲爾壻鏗宵遁獲
之鏗全忠故人也發使求之襲曰斬首送之無後慮乃
歸鏗首于汴昭宗詔行密檢校司徒宣歙池觀察使

韓守威以功拜池州刺史行密表徙湖州以兵護送而
李師悅在湖州與杭州刺史錢鏐戰不解蘇湖常潤亂
甚行密雖得宣州而蔡儔爲孫儒所破以廬州降儒進
攻行密行密復入揚州北結時溥扞儒全忠遣龐師古
將兵十萬自潁度淮助行密敗於高郵行密懼退還宣
州遣安仁義襲成及取潤州自將三萬屯丹陽仁義又
取常州殺錢鏐將杜稜儒亦使劉建鋒奪潤常帝以杭
州爲防禦使授鏐以宣州號寧國軍授行密節度使大
順二年儒屯溧水循山構壁行密遣李神福屯廣德討
曰長倍不戰當避其銳驕之乃退舍儒衆以爲怯守者

懈神福夜襲走之儒將康旺取和州安景思取滁州神
福擊降壯逐景思攻罾山屯破之禽儒將李弘章俄而
田頴劉威爲儒所敗行密欲守銅官神福曰儒掃境以
來利速戰宜堅壁老其師則我無敵矣又出輕騎絕賊
糧道使前不得戰退無仰儲不亡何待於是行密以神
福爲宣池都游弈使儒始乏食常熟名賊陳可見間儒
行密之關竊入常州自稱制置使行密遣陶雅守潤州
張訓入揚州因執楚州刺史以輕兵襲常州斬可見孫
儒圍行密宣州凡五月不解臺濛作魯陽五堰拖輕舸
饋糧故行密軍不困卒破儒卽表田頴守宣城長驅入

揚州戰凡七年定八州生人將盡行密勞隱休息其下
遂安議出鹽茗界民輸帛幕府高勗曰瘡破之餘不可
以加斂且帑貲何患不足若悉我所有易四鄰所無不
積日財有餘矣行密納之始選吏緩勸所部蔡儔以廬
州叛附朱全忠納孫儒將張顥而倪章據舒州與儔連
和行密遣李神福攻儔破其將儔堅壁不出顥超堞降
行密以隸袁積軍積請戮之行密愛其勇更置于親軍
未幾儔自殺行密先冢皆為儔發掘吏請夷發儔世墓
不許表劉威為刺史遣田頔攻歙州於是刺史裴樞有
美政民愛之為拒戰頔兵數却樞朝廷所命者食盡次
降遣行密書請還京師行密以魯郃代樞州人不肯下
請陶雅代雅於諸將最寬厚以禮歸樞于朝是歲李神
福拔舒州倪章亡以神福為舒州刺史乾寧二年行密
襲濠州李簡重甲絕水縋而入執刺史張璠以劉金守
之進取壽州汴將劉知俊儲穀石碭將南襲張訓屯漣
水遣兵浮海掩得其廬知俊戰不勝因攻漣水大敗身
僅免詔拜行密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檢校太傅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弘農郡王董昌為錢鏐所攻來
告窮行密遣臺濠攻蘇州安仁義田頔攻杭州身督戰
別將張崇為鏐執行密欲嫁其妻答曰崇不負公願少

待俄而還自是行密終身倚愛明年五月破蘇州執鏐
將成及以朱黨守之朱延壽拔斬光二州行密以霍丘
當南北走集以邑豪朱景為鎮將景驍毅絕人諸盜莫
敢犯汴將寇彥卿以騎三千襲之致全忠厚意景不許
苦戰彥卿敗而去田頴魏約張宣共圍嘉興鏐大將顧
全武救之執宣約逐頴於驛亭隸未幾泰寧節度使朱
瑾率部將侯瓚來歸太原將李承嗣史儼史建章亦來
奔行密推赤心不疑皆以為將於是兵銳甚彊天下帝
惡武昌節度使杜洪與全忠合手詔授行密江南諸道
行營都統討洪汴將朱友恭聶金率騎兵萬人與張崇

戰泗州金敗瞿章守黃州聞友恭至南走武昌州行密
遣將馬珣以樓船精兵助章守友恭次樊港章據險不
得前友恭鑿崖開道以彊弩叢射殺章別將遂圍武昌
章率軍薄戰不勝友恭斬章拔其壁全忠率葛從周萬
騎攻光州柴再遣小校王稔以輕騎覘賊汴兵圍之
候者請救再用曰稔必殺賊第無往稔解鞍自如暮依
樾步戰殺傷多汴兵乃解時亡馬法峻稔追汴軍得馬
乃還從周涉淮圍壽州而龐師古聶金以衆七萬壁清
口朱延壽擊從周軍敗之行密欲汴圍解乃擊師古李
承嗣曰公能潛師趨清口破其衆則從周不擊而潰行

密出車西門繇北門去以銳士萬二千斫雪馳迫清口
不進壅淮上流灌師古軍張訓自漣水來行密使將羸
兵千人爲前鋒師古易之方圍棋軍中不顧朱瑾侯瓚
以百騎持汴旌幟直入師古壘舞槩而馳訓亦登岸超
其柵汴軍大驚卽斬師古士死十八全忠聞之與從周
皆遁走追及壽陽大破之叩泝水方涉爲瑾所乘溺死
萬餘瑾徙屯安豐汴將牛全節苦鬪後軍乃得度會大
雪士多凍死潁州刺史王敬堯燎薪屬道汴軍免者數
千人未幾復圍壽州七日走馬珣收散卒三百自黃州
間道趨分寧絕山谷襲撫州鏐將危全諷列四壁皆萬
人珣謂諸將曰爲諸君擊中壁食其穀以歸乃夜擊之
全諷走明日珣高會廣旗幟伐鼓循山而下連營潰旣
還行密罵曰豎子不遂據其城邪光化元年秦裴取鏐
崑山鎮顧全武圍之行密諸將數敗全武遂圍蘇州臺
濛固守鏐自以舟師至濛食盡行密遣李簡蔣勳迎之
敗全武兵濛得還後軍潰裴援絕全武勸其降決水灌
城城壞裴乃降鏐喜具千人食以待旣至士不及百鏐
曰軍寡何拒之久裴曰糧盡歸死非僕素也初成及之
執行密閱其室唯圖書藥劑將辟爲行軍司馬固辭引
刀欲自刺行密乃止厚禮而歸之鏐亦遣魏約等還全

忠攻蔡州奉國節度使崔洪來丐師明年遣朱瑾率兵
萬人攻徐州屯呂梁洪遂來奔會雨霖瑾引還行密攻
徐州汴將李禮壁宿州以援全忠自將次輝州行密戰
不勝乃解青州將陳漢賓擁兵送款行密王綰張訓周
本率兵迎之漢賓中悔綰訓入見漢賓給麾下饗我不
過日中若不至可攻城漢賓釋甲聽命光州叛行密自
攻之汴將朱友裕來救撤圍還全忠諭馬殷成泗雷滿
合兵攻行密泗滿猶豫泗惡殷事全忠掠其境滿來結
奸行密壁黃鄂間杜洪真鳩于酒于并棄城去行密知
不入全忠又遣使者督殷泗滿連兵解圍行密還詔加

檢校大尉兼侍中天復元年傳言盜殺錢鏐李神福急
攻臨安顧全武列八壁相望神福伏軍青山偽若引去
謀奔告全武悉衆躡之神福返鬪與伏夾攻斬首五千
級執全武明日遂圍臨安鏐將秦昶以步兵三千降神
福乃令軍中護鏐先墓禁樵采鏐遣使者厚謝神福以
鏐不死臨安未可下納檣而還明年大將劉存率兵二
萬戰艦七百伐湖南殷伏軍長積洲以樓艦據上流乘
風颺沙彊弓射之存軍殲行密歸顧全武於鏐鏐亦釋
秦裴以報帝在鳳翔以左金吾大將軍李儼爲江淮宣
諭使授行密東面諸道行營都統檢校太師守中書令

封吳王承制封拜且告難時已削奪全忠封爵詔西川
河東忠義幽州保大橫海義武大同八道攻之詔朱瑾
爲平盧節度使繇海州取青齊馮弘鐸爲感化節度使
出漣水攻徐宿使朱延壽圍蔡州田頔捍錢鏐行密討
杜洪馬殷以分全忠勢行密乃以李神福爲鄂岳招討
使劉存副之遣冷業攻馬殷杜洪戰屢敗嬰城請救於
全忠全忠使韓勅率步兵萬人屯澗口荆南節度使成
汭亦悉衆救洪神福逆戰敗之汭溺死勅引衆走冷業
屯平江爲三壁殷將許德勳以銳卒號定南刀夜襲業
擊三壁皆破禽業掠上高唐年而去是時杜洪困甚且

禽會田頔安仁義絕行密召神福存還計事洪復
振頔之敗更以臺濠爲宣州觀察使復遣神福存攻鄂
州順義軍使汪武與頔連和歙州刺史陶雅攻鍾傳兵
過武所迎謁縛武於軍無錫當浙衝行密使票將張可
宗守之鏐勁兵二千夜襲城可宗以百騎擊走之吏皆
賀答曰未也方勞諸軍一戰乃蔽火斂旗以須覘者以
告鏐兵復至可宗大破之臺濠卒行密以子渥爲宣州
觀察使天祐二年王彥章李德誠拔潤州殺安仁義以
王茂章爲潤州團練使聶彥章等卒舟師復伐殷攻岳
州許德勳詹信以舟千二百柁入蛤子湖瑋山之南爲

木龍鎖舟夜徙三百舸斷楊林岸彥章入荆江將趨江陵信躡之德勳以梅花海鷗迅舸進斷木龍舟蔽江車弩亂發執彥章溺死萬人賊釋彥章還德勳謂曰爲我謝吳王僕等數人在湖湘不可冀也行密寬易善遇下能得士死力每宴使人負劍侍陳人張洪因以劍擊行密不中近將李友禽斬之佗日侍劍如故行密蚤出有盜斷馬缺不之問以故人人懷恩始乘孫儒亂府庫殫空能約已省費不三年而軍富雄嘗過楚州臺濠盛供帳待之行密一夕去遺衣臥內皆經補浣濠還之行密曰吾興細微不敢忘本君笑我邪濠大慙登城見王茂章營第曰天下未定而茂章居寢鬱然渠肯爲我忘身乎茂章遽毀損方帝困鳳翔再遣使督兵以爲行密可充全忠者然兵至宿州給言糧盡乃還全忠脅帝東遷行密恥憤被病全忠亦知天子倚行密爲重乃弑帝以絕人望行密聞之發喪不祝事三日因是病篤召將吏付家事問嗣於其佐周隱對曰宣州司徒易而信讒唯淫酬是好不可以嗣不如擇賢者時劉威以宿將有成名隱意屬威行密不答因以王茂章代渥使亟還行密召所親嚴求曰我使周隱召吾兒而不至奈何求往見隱召檄仍在几始渥守宣州押牙徐溫王令謀約渥曰

王且疾而君出外此殆姦人計他日有召非我二人勿
應也及是二人以符召渥渥至行密承制授檢校太尉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淮西節度使留後行密諭渥曰左
衛都將張顥王茂章李遇之皆怙亂不得爲見除之卒年
五十四遺令穀葛爲衣桐瓦爲棺夜葬山谷人不知所
在諸將諡曰武忠張顥議歸都統印於宣諭使李儼行
節度事諸將畏顥無敢對渥流涕騎軍都尉李濤曰都
統印先帝所以賜王父子安得授人諸將唯唯顥投袂
去乃共請於儼承制授渥兼侍中淮南節度副大使東
面諸道行營都統封弘農郡王渥好騎射初與許玄應
爲刎頸交及嗣位事皆決之諸將莫敢忤渥求王茂章
親兵不得及去宣輦帷帟以行茂章媢罵不與踰年遣
兵五千襲之茂章奔杭州秦裴執鍾匡時渥授以江西
制置使朱思勅范師從陳鏞以兵戍洪州渥爲張顥所
制二人者渥腹心也顥脅以爲有異謀遣陳祐疾馳懷
短兵微服入秦裴帳中裴大驚命飲召三將入皆色動
酒行祐數其罪皆斬之渥召周隱曰君嘗以孤爲不可
嗣何也隱不對遂殺之

贊曰行密興賤微及得志仁恕善御衆治身節儉無大
過失可謂賢矣然所據淮楚士氣剽而不剛行密無霸

材不能提兵爲四方倡以興王室熟視朱濫劫天子而東謀窮意沮憤死牖下可爲長太息矣

時溥徐州彭城人爲州牙將黃巢亂京師節度使支詳遣溥與陳璠率兵五千西討次河陰軍亂剽居人溥招戢其衆引還屯境上疑不敢歸詳以牛酒犒士約悉貫其罪軍乃入共推溥爲留後逐詳客館溥厚具貲裝遣璠護還京師夜駐七里亭璠擅殺詳屠其家溥怒署璠宿州刺史俄殺之別遣將引銳兵三千入關僖宗因以武寧節度命之巢敗東走圍陳州營激水秦宗權方據淮西相聯結溥地介於賊乃悉師討之軍鋒甚盛連戰

輒克授東面兵馬都統遂合許克戰兵逐尚讓於太康斬首數萬級讓以所部萬人降溥遣將李師悅等追尾巢至萊蕪大破之諸將爭得巢首而林言斬之持歸溥以獻天子故破賊溥功第一加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檢校太尉兼中書令鉅鹿郡王宗權阻兵拜溥蔡州行營兵馬都統賊平與朱全忠爭功嫌憚日構孫儒方與楊行密爭揚州詔全忠爲淮南節度使平其亂溥自以先起功名顯朝廷位都統顧不得而全忠得之頗悵恨全忠使司馬李璠郭言等東兵道宿州遺溥書請假道溥辭不可間其墮以兵襲之言戰甚力解而

還全忠愍自是連歲畧徐泗師不弛甲全忠自將及其
郊未得志引去溥窮乞師於李克用克用為攻礪山朱
友裕救之各亡其大將友裕進攻宿州不能拔時大順
元年也明年丁會築堤闕汴水麓宿鄆三月拔之使劉
瓚守而溥將劉知俊引兵二千降全忠軍益不振民失
田作又大水荐飢死喪十七以上乃請和於全忠全忠
約徙地而罷兵昭宗以宰相劉崇望代之授溥太子太
師溥慮去徐且見殺惶惑不受命諭軍中固留有詔聽
可泗州刺史張諫聞溥已代卽上書請隸全忠納質子
焉溥既復留諫大懼全忠為表徙鄭州刺史諫畏兩節
集已乃奔楊行密行密以諫為楚州刺史并其民徙之
以兵屯泗朱友裕率軍攻溥嬰城不出有語全忠曰軍
行非吉日故師無功全忠遣參謀徐璠至軍責諭友裕
答曰溥困且破乃徇妖辭士心惶矣焚其書督餽饋急
攻之溥將徐汶出降溥求救於朱瑾全忠自以兵屯曹
將去留精騎數千授霍存曰事急可倍道趨之瑾兵二
萬與溥合攻友裕存引兵疾戰瑾溥還壁明日復戰霍
存敗死之進逼友裕友裕堅營不出瑾食盡還兗州全
忠使龐師古代友裕溥分兵固保石佛山師古攻拔之
自是完壘不戰王重師牛存節等梯其堞以入溥徙金

玉與妻子登燕子樓自焚死實景福二年全忠遂有其地私置守焉

朱宣宋州下邑人父以豪猾聞望中坐鬻鹽戕死宣亡命去青州爲王敬武牙軍黃巢之亂敬武遣將曹存實率兵西入關而宣爲軍候道鄆州是時節度使薛崇拒王仙芝戰死其將崔君裕攝州事存實揣知兵寡襲殺之據其地遂稱留後以宣功多署濮州刺史留總帳下兵中和初魏博韓簡東窺曹鄆引兵濟河存實迎戰死于陣宣收殘卒嬰城簡圍之六月不能拔引兵去僖宗嘉其守拜宣天平節度使累加同中書門下平章

有衆三萬弟瑾勇冠三軍陰有爭天下心瑾嗜殘殺光啓中求婚於兗州節度使齊克讓託親迎載兵竊發逐克讓據府自稱留後天子卽授以帥節兄弟雄張山東時秦宗權悉兵攻朱全忠使秦賢列三十六壁自將督戰全忠大恐求救于宣宣與瑾身率師往擊宗權宗權敗走全忠厚德宣兄事之情好爲密而內忌其雄且所據皆勁兵地欲造怨乃圖之卽聲言宣納汴亡命移書詆讓宣以新有恩於全忠故答檄恚望全忠由是顯結其隙使朱珍先攻瑾取曹州壁乘氏宣救曹不克奔還范珍圍濮州宣使弟罕救濮全忠自將擊罕斬之拔濮

州朱裕奔歸鄆使珍薄鄆挑戰宣不出裕爲書給降導
珍入信之夜以兵數千傳城裕開門軍入縣門發死者
數千縱礮石擊未入者殺裨將百餘人復取曹以郭詞
爲刺史大將郭銖斬詞奔全忠瑾謀悉兵襲汴全忠乃
自攻瑾瑾以兵掠單父與全忠將丁會轉戰不勝去景
福初復伐宣令從子友裕先驅自繼之次衛南宣以輕
兵夜掩友裕軍走之據其營全忠未知運糧以入乃覺
走瓠河與友裕相失距濮十五里舍明日友裕乃至宣
留濮州全忠令友裕馳壯騎謀鄆虛實身將而北會宣
引還縱兵戰全忠南走絕塹土幾不脫大將多死乃謀
持久微極取宣歲一再暴其鄙奪之食俘其工織勵有
存者宣令賀瓌守濮州爲友裕所攻委城走友裕進擊
徐州時溥求援於宣戰不勝而還溥遂亡全忠卽遣龐
師古攻齊州宣瑾皆戍以兵久不下乾寧元年全忠身
往薄清河結壘宣瑾三分其兵出擊之全忠迎戰東阿
南風急汴軍居下甚懼俄而風返全忠得縱火焚其旁
燔薰漲天宣等大北是夏全忠壁曹州南宣薄戰禽其
將三人全忠還明年使朱友恭擊兗州瑾堅壁乃塹而
守宣饒瑾友恭奪其糧全忠自軍單父會宣求救於李
克用友恭退壁曹南數月全忠自伐宣刈其麥敗克用

將李承嗣等乃還宣追之大鈔曹州其秋全忠復攻鄆
壁梁山宣克用挑戰全忠設伏破之斬首數千級引而
南克用躡全忠後至栢和大寒全忠軍多死不閱月復
圍兗州因略地龔丘賀瓌以奇兵擊全忠輜重不及戰
鉅野東瓌大敗見禽師無孑餘軍遁大陂風暴起全忠
曰豈殺人有遺邪乃搜軍中復斬數千人風亦止執瓌
示城下瑾之兄瓊守齊州見勢屈以州歸全忠結同姓
懼全忠許之輕騎至軍全忠勞苦加禮因使招瑾瑾領
精騎鬪池笑語如平生歡乃使將胡規僞送款欲得瓊
躬上符節全忠不之虞瑾伏壯士橋下瓊單騎至方交

語士突起掖瓊以入斬其首棄城下汴軍大震全忠素
數日乃去三年克用使其將李瑋以兵屯莘援宣為羅
弘信所破全忠大喜度宣可困遣龐師古伐宣宣逆戰
敗于馬頰河師古迫其西門兵不出全忠之攻宣凡十
興師四敗績宣才將皆盡益內沮度不能與全忠确則
固守增堞深溝為不可逼明年葛從周密造舟于塹師
人踰而升宣出奔為民所縛追至執以獻全忠斬之而
納其妻使師古攻兗州二月食盡瑾自出督芻粟轉掠
豐沛間而子用貞及大將康懷英等舉城降瑾引麾下
走沂州刺史尹懷賓不納乃趨海州刺史朱用芝以其

衆與瑾奔楊行密行密迎之高郵解玉帶以賜表領徐
州節度使畀以兵師古從周以兵七萬討行密瑾敗之
清口擊殺師古而從周還師至潭水方涉瑾追及殺傷
溺死幾盡瑾事行密尤盡力

孫儒河南河南人以趨卞橫里中隸忠武軍爲裨校與
劉建鋒善黃巢亂以兵屬秦宗權爲都將光啓初宗權
遣儒攻東都留守李罕之出奔儒焚宮闕屠居人河陽
節度使諸葛爽與儒戰洛水爽敗儒亦東圍鄭州朱全
忠屯中牟救之不敢前儒衆夜登城刺史李璠走儒進
拔河橋遂取河陽留後諸葛仲方出奔全忠壁河陰儒

掠汴鄙全忠兵郤屯胙城東南列僞旗鼓疑之儒乃還
會全忠與宗權戰宗權敗走儒聞殺孟人流尸於河焚
并邑乃去宗權又遣儒鈔淮南乘高駢之亂儒留濠州
會楊行密得揚州宗權使弟宗衡爭淮南以儒爲副建
鋒爲前鋒儒常曰丈夫不能苦戰萬里賞罰繇已奈何
居人下生不能富貴死得廟食乎未幾汴兵攻蔡宗權
召之儒稱疾不往宗衡督之卽大會帳下酒酣斬宗衡
并其衆與建鋒許德勳等盟有騎七千因略定傍州不
淹旬兵數萬號土團白條軍文德元年破揚州自爲淮
南節度使與時溥連和初全忠嘗以書招儒故又納款

於汴且送宗衡秦彥畢師鐸首全忠藉以聞昭宗授爲
檢校司空全忠署爲招討副使龍紀初悉兵攻宣州行
密取淮南儒還行密走始得潤常蘇三州兵益彊使建
鋒守潤常全忠約行密圖之儒謀定江南乃北爭天下
畏全忠搆虛乃遣人卑辭厚賄全忠薦於朝詔授淮南
節度使大順元年行密取潤州以安仁義守之常州以
李友守之儒怒三分其軍度江建鋒復拔常潤仁義走
全忠遣將龐從等軍十萬奄至高郵儒悉師禦之故仁
義間取潤州劉威田頔等敗建鋒於武進取常州杭州
錢鏐將沈粲自蘇州奔儒行密諸將在潤常者皆爲建

鋒所逐仁義頔棄潤州走明年儒引兵自京口轉戰召
建鋒皆行行密諸將屯險者聞儒至皆走頔威等合兵
二萬邀儒黃池儒遣馬殷擊走之儒營廣德乘勝至東
溪淮人大恐行密遣臺濠屯西溪自引軍逆戰儒軍圍
之數重黑雲將李簡以騎馳之行密乃免儒遂圍宣州
行密乞師於錢鏐會谿潦暴湧廣德黃池諸壁皆沒儒
分兵取和滁二州其秋儒焚揚州引而西傳檄遠近號
五十萬旌旗相屬數百里所過燒廬舍殺老弱以給軍
行密懼將遁去戴規曰儒軍數敗今掃地而至決死於
我若吾遣降者聞至揚州撫尉衣食使儒軍聞其家尚

完人人思歸不戰可禽也行密乃遣親將入揚州取儒
營糧數十萬斛以稟飢民儒屯廣德陶雅以騎軍破儒
前鋒屯嚴公臺十二月顏威與儒決戰皆大敗儒連屯
稍西行密使陶雅屯潤州扼其歸路景福元年儒復圍
宣州屯陵陽行密戰不利謀出奔時劉威方繫獄且死
行密窮更召問計對曰儒焚倉隕壘以來糧盡將為我
禽若勁兵背城坐制其困李神福亦請據險邀儒糧行
密乃分兵攻廣德壁而絕饒道軍適大疫儒病疝遣建
鋒殷鈔諸縣行密知城下兵寡乃晨出率仁義顏背城
決戰破五十壁會暴澍且冥儒軍大敗儒病甚股弁不
能興顏執儒獻行密諸將皆降儒就刑于市見劉威曰
中君之謀儒嘗引鑑搔首曰此頭不久當入京師至是
傳首闕下建鋒殷哭之相語曰公常有志廟食吾等有
土當廟以報德及殷據湖南表儒贈司徒樂安郡王立
廟以祀

